

上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初稿)

——纪念毛主席亲自批准发表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一周年

上海文化革命资料联合编辑部

1967.06.00

前言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

英雄的海上城在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照耀下新生了!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教导我们：“**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

根据这个道理，我们就反抗，就造反，就斗争，就夺权。在伟大的“一月革命”风暴中，上海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凝聚起对刘、邓、陈、曹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深仇大恨，紧密团结，联合起来，三位一体，斩钉截铁，冲上前去，夺权!夺权!!夺权!!!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一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新型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地方国家机构诞生了!她向全中国、全世界庄严地宣告：
旧上海市委、市人委被砸烂了，上海将成为一个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的新天地!

上海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史是一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你死我活的激烈的大搏斗、大厮杀、大决战的历史，是一部充满战斗精神的光辉灿烂的历史。

1966年6月1日，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广播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亲手点燃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

伟大统帅一声令下，上海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奋勇前进。锋芒所指，所向披靡，在那烽火连天的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厮杀的战场上，硝烟滚滚，刀光剑影，演出了一幕幕威武雄壮、气盖山河、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

这翻天覆地的一年啊！

这是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用生命和鲜血保卫毛主席、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一年；

这是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与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展开惊心动魄大厮杀的一年；

这是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与刘、邓在上海的代理人陈、曹旧市委浴血奋战、英雄搏斗的一年；

这是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大扫“四旧”，大立“四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一年；

这是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破私立公，狠夺头脑中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权，实现思想革命化的一年；

一句话，这是紧跟毛主席，彻底闹革命的一年！

每当我们以激动的心情回想起那战斗的日日夜夜，回想起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毛主席指引的革命航道上冲破重重惊涛骇浪、勇往直前的光辉历程，将使我们更清楚地看清两条路线斗争的实质，更深刻地认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从而更坚定不移地跟着伟大统帅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

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在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作斗争的亲身经历中，深刻地体会到：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是我们拨开层层迷雾，冲破重重艰难险阻，去夺取革命胜利的最强大的思想武器。毛主席他老人家总是在革命的最紧急关键时刻，为革命派指明方向，给予我们极大的勇气和力量。毛主席最支持革命造反派，革命造反派永远忠于毛主席。

今天，当纪念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亲自点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一把烈火一周年的幸福时刻，让我们重温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走过的艰难曲折的路程，重忆她所经历的惊涛骇浪，将使我们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誓把这场史无前例震撼全球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序

“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

“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1966年11月10日在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自发动下，在江青同志的直接指导和张春桥同志的具体帮助下，姚文元同志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在上海发表，吹响了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攻的进军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拉开了。

继之，《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又发表了一系列社论，为展开全国全面的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了许多舆论准备。

上海旧市委内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凭借其反革命的政治嗅觉，预感到自己的末日即将来临，为了应付势不可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早在1966年初，他们就忠实地遵照前北京市委反革命黑帮头目彭真的“二月提纲”，密室策划抛出一些反动学术“权威”如：复旦的周予同、师大的李平心、上音的贺绿汀等人应景，而他们自己则妄图蒙混过关，逃之夭夭。

1966年4月—5月，旧市委内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竭力把一场严重、尖锐、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引向纯学术讨论的邪路。使得上海的文化革命形势几乎是按兵不动、死水一潭。同时，旧市委还别有用心地组织大、中学生观看反映1957年反右斗争的话剧《大学风云》，混淆视听，企图压制学生起来造反。但是，正如毛主席教导我们的：“**不管反动派怎样企图阻止历史车轮的前进，革命或迟或早总会发生，并且将必然取得胜利。**”

中共中央1966年5月16日的《通知》彻底地粉碎了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妄图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的阴谋。这个由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伟大历史文件尤如一盏光辉的指路明灯，照亮了我们前进的道路，最系统、最全面、最正

确地指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革命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揭示了胜利地奔向共产主义的光辉里程!

一九六六年

“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

六月一日 △毛主席亲自批准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在报上发表和电台广播。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亲手点燃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

上海广大革命师生怀着对毛主席无比热爱，对宋硕、陆平、彭佩云等反革命黑帮无比憎恨的心情，连夜纷纷写信给报社声援聂元梓等同志的革命行动。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六月二日 △在聂元梓等同志的大无畏革命造反精神鼓舞下，上海许多高校的革命师生，如同济、师大、交大、复旦、科大、外语学院……相继贴出把锋芒指向党委的革命大字报。上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点燃了，小将们猛烈向旧党委冲击，打乱了旧市委老爷们的反革命黑计划，他们惊慌欲绝，恐怖万分。

△旧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这个阴险的家伙，从运动一开始就以养病为名，把自己扮成一个“局外人”，实际上是躲在幕后，窥察动静、玩弄阴谋，指挥着杨西光、常溪萍等得力干将，妄图扑灭这场由毛主席亲自点燃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旧上海市委顽固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每一重要决策都是在陈丕显、曹荻秋点头、策划之下而进行的。……

△旧市委教卫部、科委在上海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陈丕显、曹荻秋的黑指示下，召开多次黑会，发出了一系列的黑指示，各高校旧党委派出了一批镇压学生运动的“干将”。

△下午,出卖北大社教运动的大叛徒、旧市委教卫部长常溪萍急忙召开了高校党委书记会议,下达黑指示:“大字报可能出现反面意见,也不要怕,贴出后,可以组织反击,贴出来,可暴露他的面目。”把革命小将贴党委大字报污蔑是“别有用心”。

△上海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曹荻秋一再大声叫嚷“大字报不要贴到街上去,要内外有别”,为运动设下种种框框,妄图扼杀已燃起的革命烈火。

六月三日 △清晨,华东师大物理系十一位革命同学满怀革命激情,贴出全校第一张批评党委书记姚力的大字报,竟遭到旧师大党委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残酷镇压。这些家伙幕后策划,组织受蒙蔽的群众贴反击大字报,围攻贴党委大字报的革命同学,整理他们的黑材料,并恶毒地攻击他们想“一鸣惊人”、“想当第二个聂元梓”。瞬时间,白色恐怖笼罩着整个师大园,一场刚刚燃起的烈火,在两个小时之内就被扑灭了下去。(见图一)

△同济大学也在旧党委书记王涛的一手导演下,对贴党委大字报的同志实行残酷政治迫害。他们操纵一些人狂叫“保卫校党委”,“拥护校党委”,甚至向革命学生游行示威,非法绑架革命同学,校内顿时乌云密布,妖雾迷漫。

△上海音乐学院在旧市委幕后策划和旧党委的精心部署下,抛出揭发“死老虎”贺绿汀的大字报,妄图转移斗争大方向。

六月五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文章向每一个人提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洪流中,何去何从?是选择道路的时候了。《人民日报》的社论给广大革命群众指明了前进的道路。

△旧市委教卫部长常溪萍再次对高校党委书记下达黑指示:“重点对象党委心中要有数,有把握的重点叫骨干带带头。”

就在陈、曹的得力“干将”常溪萍的授意下,不少高校党委把斗争矛头引向“三家村”,大搞所谓对“三家村”的声讨批判。

运动的风向转了。

△常溪萍到师大布置“排重点”，但回到教卫部与旧市委候补书记、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西光密谈后，又打电话给师大党委说：“下午讲的控制数字不算数，杨西光讲不要划框框，凡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东西都可以贴，群众爱揭什么就揭什么，……谁贴谁都行。”名曰“彻底放手”，实为陈丕显、曹荻秋之流耍弄的“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转移斗争大方向的阴谋。其用心何其毒也！

六月上旬 △在聂元梓同志革命精神的鼓舞下，本市有不少工厂的工人也纷纷起来造反，贴出了矛头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字报。但这一革命行动立即遭到了该厂的由旧市委直接操纵的四清工作队(实际上就是文化革命工作组)的疯狂镇压。

△曾由上海头号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陈丕显亲自蹲点的上海自动化仪表三厂起“火”了，这个惯于煽阴风，点鬼火的家伙立刻派干将到该厂镇压，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公然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一手导演了一场极为严重的反革命事件。

△上海玻璃机械厂革命工人贴出《工作队包庇牛鬼蛇神过关》的大字报。当天很多同志支持这张革命的大字报，但第二天就“风云突变”，在工作队一手策划下，有组织地贴出反击的大字报，说这张大字报是株“大毒草”。还散布“×××把矛头指向工作队，就是指向党的领导”的谬论。以旧市委刘××为首的工作队在陈、曹的唆使下充当镇压工人运动的消防队，把这场刚刚燃起的革命烈火扑灭了下去。

△国棉十七厂王洪文等同志贴出第一张革命大字报《剥开党委画皮看真相》，燃起了国棉十七厂的革命烽火，但是旧市委派出的以总工会副主席施××为首的市委工作队进厂后，又将这场烈火压了下去。

△在陈、曹一手操纵和策划下，上海的革命造反派遭到了这批刽子手血腥镇压。

上海嘉定县卫生学校爆发了一件骇人听闻的严重政治迫害事件。

卫校李红英同志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为穷追中国修正主义的总后台，贴出一份《揭开党内黑线领导人——刘少奇》的革命大字报，惨遭上海旧市委、二医旧党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残酷政治迫害。围攻、盯梢、诬蔑，无所不用其极，甚至竟动用专政工具把她关入看守所，使李红英同志在精神上，肉体上遭到严重摧残。

△青年话剧团刘贵琴同志贴出第一张揭发党支部组织学习周扬黑报告的大字报。就是这张大字报，因为它公开触到了文艺黑线的祖师爷，因而也惨遭旧市委宣传部长杨永直等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残酷镇压。把“反党分子”、“右派”、“极端的个人主义”等种种帽子都强加在她的头上，围攻、威吓、斗争，使出种种手段，想把这个文艺界刚刚燃起的星星之火扑灭下去。与此同时，黄浦京剧团、天马电影制片厂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

旧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镇压革命群众运动、镇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罪恶累累、罄竹难书，这笔账一定要偿还！

六月十日 △旧市委召开万人大会，会上，旧市委、上海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曹荻秋作了所谓《关于进一步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动员报告》。他在这个黑报告中大放厥词，吹嘘“市委是正确的”，污蔑革命群众是什么“从地下冒出来的牛鬼蛇神”，说要“发动群众，展开反击，……”。

六月十一日 △《红旗》杂志发表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社论指出“在这股逆流中钻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起了主要作用，他们打着红旗反红旗，……这是一些最危险的敌人。”

△旧市委直接控制下的《解放日报》上发表社论《彻底揭露，彻底批判，彻底打倒》，社论绝口不谈这些“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最危险人物”，而是罗列一大堆“学者”、“权威”的名字，公然对抗毛主席的关于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指示。

△曹荻秋在旧市委讨论运动的领导问题时说：“要加强领导”，“要心中有数”，“各级领导要自始至终地掌握好这次运动的健康发展”，“加强领导是关键，否则就会造成混乱”。和前北京市委黑帮头子的调子一摸一样。

六月十三日 △以陈琳瑚为首的市委工作队进驻同济大学，在几小时周密部署后，即召开“声讨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分子王涛”大会，会上宣布撤消王涛党委书记的职务，运动完全按旧市委预先规定的邪道进行。

六月中旬 △曹荻秋布置在革命学生中，排左、中、右黑名单，妄图秋后算账。旧市委教卫部紧接着发出反动的“六点提纲”，责令各校排左、中、右名单。

△华东局书记处书记、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魏文伯亲临师大，要师大旧党委总结“六·三”镇压革命学生的反革命经验，还要向华东各省推广。

△上海旧市委布置各校在党团员中宣读中央5月16日《通知》和《文化革命大事记》时，竟附上《上海市委关于宣读中共中央文件的通知》。在市委通知中，陈丕显、曹荻秋恬不知耻地大肆吹嘘、标榜自己，把他们打扮成抵制彭真“二月提纲”的坚定革命左派，招摇撞骗，迷惑了不少革命群众。

六月十六日 △在革命群众的压力下，《解放日报》被迫转载南京大学揪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匡亚明的报导。

△全市革命师生群情振奋，誓向南大革命师生学习，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揪出来。

六月十七日 △面临再次燃起的革命烈火，旧市委为争取“主动”，在陈丕显、曹荻秋密策下，采取“高姿态”，唆使杨西光出面召集各校党委书记开会，假惺惺布置“各级干部都要引火烧身”，实则是烧下不烧上，把一般的革命干部推向第一线，贯彻了一条又粗又黑的“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六月十八日 △各种报纸刊登《中共中央、国务院6月13日通知》，决定改革高等学校招考办法，并决定将1966年招生工作推迟半年进行。《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彻底搞好文化革命，彻底改革教育制度》。“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一定要让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在教育阵地上高高地飘扬，永远地飘扬！

六月二十一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革命的大字报是暴露一切牛鬼蛇神的照妖镜》，这是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对革命人民的又一巨大支持！

△昨晚，复旦新闻系同学贴出大字报《杨西光言论摘录》。

教卫部联络员奉旨前往该系，威胁说：“你们写大字报要慎重，学校形势一天几变，你们知道吗？”大谈反右经验借以威胁革命小将。

六月二十四日 △运动还只是开始，对旧市委的问题毫无触及。但曹荻秋在布置下一步运动时却说：“问题揭得差不多了，我考虑要转。”可以转入“批判”了。妄图让文化革命走过场。

六月二十五日 △北京大学陈葆华同志把常溪萍在北大社教中的问题，写了第一批材料寄给上海旧市委。陈、曹竟然把这样重要的材料打入冷宫，而继续重用大叛徒常溪萍，疯狂地迫害革命小将，镇压和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六月二十六日 △常溪萍在上海交大又一次与毛主席、中央文革小组的指示大唱反调。竟公开说：“揭党外，不揭党内，这是整个上海市委的动向”。

六月二十九日 △同济大学革命小将出于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涛的刻骨仇恨，在倾盆大雨中押着他在校园里游了一圈，工作队闻讯大惊，害怕革命小将搞到他们头上来，慌忙布置各班传达注意有关政策方面的“问题”，对群众的激情大泼冷水，竭尽污蔑之能事。

六月下旬 △自从6月21日《人民日报》社论《革命的大字报是暴露一切牛鬼蛇神的照妖镜》发表以来，广大革命师生、革命工人运用大字报这个锐利武器向牛鬼蛇神发起猛烈进攻。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却肆意歪曲社论精神，他们四处煽动，说什么：“革命大字报，

你一张，我一张，把牛鬼蛇神都揪出来了，对谁有意见都可以贴大字报!.....”于是，在一些工厂里出现工人相互贴大字报的现象，造成人心惶惶，人人过关的紧张局面，而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却逍遥自在。有的地方还明文规定：“大字报写得更多的人就是运动中的积极分子”，甚至可因此而获得奖金。

△旧市委秘书长李家齐对党刊三个负责人传达说：“中央有个估计：五七年反右时，全国揪出几十万右派，这次可能还要多些。”

△旧市委指示各校党委成立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把他们认为“问题较多”的党委委员都靠边站，以便“纯洁”领导核心，加强“领导”，保住将帅。在他们的层层控制下七月份的运动陷入了冷冷清清、死气沉沉的局面。

“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

七月初 △旧市委抽调工厂四清工作队的一部份队员，到文教单位，“加强”文化革命工作组的领导，以便进一步“控制”学生运动，贯彻执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七月四日 △常溪萍召开高校党委书记会议。布置高校搞“小结”，说要为转入斗批改作好准备。当时，上海各高校的阶级斗争盖子根本没有揭开，运动正面临着走过场的危险。

七月十日 △杨西光怂恿《党的工作》编辑部组织一个评论三个典型的报告。评论《加强党的领导，永远同革命群众站在一起》由杨西光最后定稿，指示各级党组织要“站稳脚根”，“顶下去”，企图负隅顽抗。吹捧的三个典型之一就是复旦保皇党委，什么“决心大，引火烧身好，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突出”，千方百计为杨西光涂脂抹粉。这个典型后受到复旦革命小将坚决抵制而未炮制成功。

七月上旬 △刘少奇从杭州回北京，途经上海时，陈丕显、曹荻秋马上与他进行一次密谈。刘少奇称赞上海市委“贴市委的大字报少，说明上海市委是有威望的。”刘少奇走后，上海市委就

更加变本加厉地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挑动群众斗群众，推行“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七月十五日 △曹荻秋在全市工作队员大会上，赤膊上阵，作了黑报告，在报告中只字不提中央5月16日《通知》中提出的：“这次文化大革命要把那一小撮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揪出来”的重要指示，却说什么：要从意识形态入手，揭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揭工厂企业业余文化阵地和文艺队伍上的问题，揭牛鬼蛇神。还大讲特讲什么“要先抓重点后抓一般”，对重点对象“也可以先批判斗争，后定性质”，还说什么“可以边斗争边核实材料”等等，推行了“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致使全市各工厂企业出现了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混战局面。

七月中旬 △旧市委又派出大批由各部、局、公司系统领导干部参加领导的工作组去各工厂企业。一、可扑灭各厂已经燃起的文化革命熊熊烈火；二、可使那些担任领导职务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逃避文化大革命；三、又可保护基层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样也保了自己、保了旧市委。用心何其毒也！

七月廿二日 △常溪萍又作黑指示，“学生每周多休息一天”，妄图涣散革命师生的斗志，使运动走过场，用心何其毒也。次日，再作黑指示“根据当前高校文化革命形势，现在正考虑怎么样逐步转入重点批判的问题……。重点批判先搞些点，摸索经验，然后全面铺开。”并指示“要立即做好重点批判的组织准备和材料准备。”使各高校运动搞得冷冷清清。

七月廿五日 △张春桥同志收到聂元梓同志揭发常溪萍的大字报，立即转交给了正在北京的曹荻秋，但上海旧市委心怀鬼胎，怕得要命，又一次扣压革命的大字报。

七月廿七日 △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组负责同志在首都大中院校师生集会上谈有关撤走工作组的决定。这是毛主席、中央文革小组对革命小将的无限信任，无限希望，广大革命学生决心踢开绊脚石，自己起来闹革命，跟随我们伟大的统帅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

七月下旬 △旧市委把住在郊区搞四清的工作人员抽回来，到各工厂“加强”文化革命工作组，充当镇压工人革命运动的消防队。

七月底 △曹荻秋赴京开会得风声，学校里要搞文化革命代表大会，杨西光急忙召开大学党委书记会议，布置在上海几个重点高校，如复旦、交大、师大、同济、一医等搞试点，成立文化革命代表大会，企图操纵、控制这个文化革命的权力机构。

在旧市委的统一布置下，各高校“雷厉风行”，在三、四天左右就仓促成立党委一手炮制的保皇御用工具——校文化革命代表大会，作为保护他们和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马前卒。

“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

八月一日 △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写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小将一封信，坚决地支持革命的红卫兵运动。在毛主席“造反有理”的伟大号召下，一批批红卫兵小将勇敢地起来造反，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八月上旬 △由于上海旧市委执行刘、邓反动路线，自上月来，各高校运动一直搞得冷冷清清，无数的清规戒律，条条框框压得革命小将喘不过气来，但是牛鬼蛇神的气焰却十分嚣张。毛主席支持清华附中红卫兵小将的消息传到上海，极大地鼓舞了上海的革命群众，他们冲破层层障碍，高举“造反有理”的大旗，掀起了一场势不可挡的红色风暴。

八月四日 △华东师大革命小将把牛鬼蛇神揪出来示众，戴高帽子游街，大长了革命群众的志气，大扫了牛鬼蛇神的威风，好得很！可是，这下却吓坏了旧市委的老爷们，慌忙派出办公室主任方×与教卫部副部长倪××来师大灭火。

△抽剑断水，水更流。8月6日在复旦大学，8月8日在同济大学，8月11日在交通大学……等许多高校都发生“红色风暴”。革命的群众运动万岁！

△旧市委慌忙作黑指示：要各级基层党组织敢于“讲政策”，“对违反政策的事要敢于反对”，攻击革命小将不讲“政策”。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曹荻秋还直接布置书记、常委、副市长每人联系一个大学，他讲：“学生看到你们去了，就不敢乱搞了！”

八月五日 △平地一声春雷。毛主席写了划时代的第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彻底地揭露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动面目，揭露了他们镇压群众的反革命路线，而且也揭露了在历史上执行了修正主义的路线。毛主席这一张伟大的大字报，象原子弹爆炸一样，彻底粉碎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复辟资本主义的美梦，使这一条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中央彻底破了产。这是文化革命群众运动开展以后两条路线斗争第一场大决战。

△晚上，在文化革命广场召开所谓“上海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专院校积极分子”大会。播送周总理、陈伯达、江青等同志的讲话录音，中央负责同志指出，派工作组是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会上旧市委候补书记杨西光粉墨登场，代表旧市委被迫宣布撤走本市所派遣的工作组。

八月六日 △晚上，同济大学附中革命小将贴出“以xxx为首的市委工作队是革命者还是右倾机会主义者”的大字报。刚贴出，即被诬为“不要党的领导”、“攻击市委”。数理系工作组组长对同学说：“……这是立场问题，你们党员应该表态”，授意党员组织力量围攻附中革命小将。——上海旧市委对抗中央指示，执行刘、邓反动路线暴露无遗。

八月六日——七日 △各高校收听周总理、陈伯达、江青同志报告录音。革命师生听了中央首长亲切教导，情绪激昂，勇气倍增，决心踢开绊脚石，自己闹革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八月八日 △平地又一声春雷——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颁布了。这是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纲领性文件，是毛主席对马列主义的新发展、新贡献，这是两条路线尖锐斗争的产物，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战胜刘、邓反动路线的产物。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十六条》是一盏指路明灯，字字句句闪烁着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给革命小将指明了文化大革命的道路和斗争大方向。当天，复旦大学革命小将贴出揭发党委有意转移斗争大方向的革命大字报。华东师大革命师生要求重新审查“六·三”事件，为革命小将平反。

八月十日 △伟大领袖毛主席接见革命群众，并语重心长地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八月十一日 △复旦大学两位革命小将贴出大字报《坚决罢掉复旦党委的官》。揭发复旦党委抵制、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行。顿时轰动全市，造反派贴出大批声援的大字报，外校革命师生员工纷纷前往复旦串联声援，这是革命造反派向上海旧市委控制下的资产阶级顽固堡垒打响的第一炮。

八月十二日 △复旦大学保守派在党委操纵下疯狂围攻这两个革命小将，并大搞“签名运动”，拍电报给党中央、毛主席，胡说：“复旦党委是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八月十三日 △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发表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举国上下，欢欣鼓舞，热烈欢呼我国社会主义革命进入了一个更广泛更深入的新阶段。

△上午，王一平和杨西光到旧市委教卫部召开全体工作人员大会，为常溪萍定调子。同时被迫宣布停止常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工作。

△下午，上海旧市委书记处召开各局党委、大学党委书记会议，统一对常的问题的认识，定调子，对口径，并要各党委书记作为个人看法去讲，不要说是市委的意见。此计何其毒也！

八月十四日 △在广大群众的强大压力下，被旧市委扣压了二十天之多的聂元梓等十六位同志写的革命大字报《常溪萍是镇压北大社教运动的刽子手，是暗藏的反革命黑帮》终于在华东师大贴出来了！华东师大顿时燃起了熊熊烈火，两天内广大革命师生口诛笔伐，数以千计的大字报象排炮一样打在大叛徒常溪萍的身上。师大的革命浪潮汹涌澎湃！

△复旦等高校革命师生大批前往华东师大串联座谈，支持师大的革命造反派，革命烈火眼看就要烧到旧市委头上了。

八月十五日 △晚上在华东纺织工学院召开五个高校串联大会。前副市长张承宗讲话，秉承旧市委指示，只字不提常溪萍问题。

八月十六日 △曹荻秋昨晚从北京回上海，今日下午就以市委书记处名义召集与常溪萍一起参加北大四清运动的十七位干部开会，统一口径。

△晚上，曹荻秋带领在家的书记处全班人马(六人)匆匆赶到华东师大扑灭革命烈火。曹荻秋大放厥词，说什么“常溪萍是好同志、好干部”、“在问题未揭出前还要相信他，使用他”。随即，师大保守派应声而出，肉麻地吹捧“常溪萍同志是焦裕禄式的好干部”，“爹亲娘亲不如常部长亲”。

八月十八日 △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身穿草绿色军装、佩戴红卫兵袖章在首都接见了百万革命小将！让我们忠心祝愿：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八月十九日 △上海百万群众集会庆祝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接见北京百万革命群众。会后，革命群众冒雨游行，热烈欢呼：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上海戏剧学院革命造反派冲破重重障碍，杀出来了，成立了上海戏剧学院“革命楼”。

八月中、下旬 △各工厂企业在工作组一手策划下，成立了所谓“文革”，成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保皇工具。在“有什么问题，揭什么问题”的幌子下，把矛头指向群众，推行了“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那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各工厂如良工阀门厂等革命工人在白色恐怖下，纷纷成立革命造反派，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猛烈开火。

八月二十二日 △全市高校革命师生员工在江湾、虹口体育场听取曹荻秋的报告。报告中借口强调“以搞好本单位为主”反对革命大串联，在报告中，根本不提《十六条》的基本精神：相信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却大肆宣扬“斗比较容易，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较难”妄图把斗争

矛头转向学术“权威”，而自己则可以蒙混过关。报告中宣布了旧市委对常溪萍问题的三点黑指示，恬不知耻地把师大公布北大关于常的大字报的功劳归于旧市委，同时被迫宣布停止常溪萍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工作。这是一个公然践踏《十六条》、恶意歪曲《十六条》、肆意包庇常溪萍的黑报告。

△近来，各高校革命师生纷纷组织红卫兵。但多半为党委所利用，成为保党委的御用工具。

八月二十三日 △早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北京红卫兵上街破四旧的革命行动的消息，赞扬这个行动“好得很！”首都小将的创举立即得到了上海革命小将的热烈响应，上海革命小将，尤其是中学的红卫兵纷纷走上街头，向资产阶级与一切剥削阶级的四旧发起猛烈的总攻击。他们把带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色彩的店名、路名换上了新的战斗的名称，沿街商店橱窗里张贴了红光闪闪的毛主席象、毛主席语录，令人欢欣鼓舞，市容焕然一新。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红旗》杂志发表评论员文章《向革命的青少年致敬》。给了革命小将以极大的鼓舞。

八月二十四日 △上海工人与贫下中农贴出坚决支持红卫兵的革命行动的大字报，并提出许多彻底扫除工厂农村一切不合理制度的倡议，他们誓作红卫兵小将的坚强后盾，与小将们并肩作战，直到胜利。

△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曹荻秋之流吓破了胆，炮制了反对横扫四旧的臭“十条”。事后曹荻秋在另外一个场合下又矢口否认旧市委所布置的“十条”，曹荻秋这种文过饰非肆意抵赖的恶劣行径激起了当时许多工人同志的强烈不满。

△24日前后两三天内，上海许多高校纷纷贴出揭发上海旧市委问题的大字报：《曹荻秋的报告是个人毒草》、《上海市委里有保常的人》、《给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一封公开信》、《搬掉最大的绊脚石——上海市委》等等。惊慌失措的旧市委老爷们指示各校旧党委，借口“内外有别”，“外宾要来看”，叫人撕去了这些大字报。然而，革命烈火是扑不灭的，更大的革命风暴即将来临！

八月二十五日 △晚上，复旦大学一千多造反派去戏剧学院革命串联。杨西光打电话给复旦党委，说：“叫他们(指复旦造反派)去，看他们怎么闹法，大不了一个戏剧学院我不要了，最好他们把戏剧学院砸烂。”戏剧学院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更造谣中伤，挑动部分藏族同学与复旦造反派发生武斗，造成了震动全市的“八·二五”事件。

△北京革命小将大批来沪传造反之经，点革命之火。曹荻秋惊慌失措，极端仇视，对杨西光说：“我已经和北京通了电话，了解人大附中红卫兵xxx的政治情况。”收集革命小将的黑材料，企图把他们打成“反革命”。并具体布置对北京革命小将进行围攻事宜。他还肆意歪曲《十六条》精神，闭口不宣传《十六条》的主要精神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充分放手发动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开火，而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把北京红卫兵污蔑为青面獠牙的“武斗派”。

八月二十六日 △复旦多数派联合戏剧学院多数派召开所谓“《十六条》讲用会”，把复旦革命师生到戏剧学院串联说成“反革命事件”。曹荻秋参加了这个大会，在会上大放厥词：“八·二五事件夹杂着几类矛盾”，“造反派这种晚间活动不够正常”，大括阴风。

△旧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连续登载藏族同学与保守派“学习《十六条》”的文章，欲置造反派于死地而后快。在曹荻秋的鼓动下，复旦造反派遭到了疯狂的围攻。

八月二十七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革命青少年要向解放军学习》，旧市委肆意歪曲社论精神，认为合自己的胃口，立即下令加印 120 万份传单，还叫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三十三次。

八月二十八日 △曹荻秋召开全市负责干部会议，对北京红卫兵大肆污蔑攻击，明目张胆地组织围攻，胡说什么“还有人片面强调造反有理，.....要武斗不要文斗。”“炮轰上海市委不符合《十六条》”。

八月二十九日 △自从聂元梓等同志的大字报在师大贴出以后，常溪萍成了全市革命群众注意中心，革命小将连日来云集旧市委门口要揪出常溪萍。旧市委为了保常保自己，决定把常交给师大多数派，从而挑动群众斗群众，学生斗学生。

△在上海旧市委宣传部杨永直、蒋文焕的直接指使下上海出版印刷公司发生了一件轰动全市的所谓“王仪宁事件”。这是旧市委挑动群众斗学生，挑动上海红卫兵围攻、污蔑北京红卫兵，挑动上海和北京革命小将对立情绪的政治陷害事件，严重地破坏了北京红卫兵的革命声誉。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旧市委宣传部长杨永直等人看到这篇社论后，胆战心惊，如临大敌，立即通知部属各单位的党组织：这篇社论不张贴、不宣传、不组织学习。宣传部某些别有用心当权派，更叫嚣这篇社论是“大毒草”，明目张胆地攻击毛泽东思想。

△常溪萍在教卫部作第一次检查，讲北大问题。气焰嚣张，拒不坦白。

八月三十日 △旧市委出尔反尔，自己破坏了“北京问题由北京解决”的所谓“指示”，叫常溪萍在华东师大作“检查”。常大讲自己在北大社教中的“功绩”，进行反攻倒算，引起了革命小将的极大愤怒!

△下午，曹荻秋在文化革命广场“接见”了三千位北京革命小将。会前布置交大保字号红卫兵作“纠察”，以防革命小将造反。北京革命小将在会上争取主动，掌握会议，就旧市委布置的黑“十条”等问题向曹荻秋提出责问。大灭旧市委老爷的威风!大长革命小将的志气!

△在曹荻秋之流一手策划下，上海刮起赶北京红卫兵的歪风。“革命的欢迎，不革命的滚蛋”，“滚，滚，滚……”，“十五滚令”等大标语和大字报几乎到处都有。

八月三十一日 △毛主席再次亲自接见五十万革命小将，林彪同志代表毛主席作讲话。周总理讲话中代表中央宣布：“中央决定：全国大学生的全部和中学生的一部分代表分期分批到北京来串联。”全国革命小将顿时欣喜若狂，“毛主席与革命小将心连心!”

△北京来沪红卫兵与上海部分革命小将要求旧市委接见，并提出几项革命要求，可旧市委迟迟不作答复，怕得要死，不敢接见。还急忙组织工人、学生围攻北京红卫兵。旧市委连夜召集办公厅工作人员会议，组织五十人的所谓“常备队”，随时准备镇压红卫兵。旧市委书记处书记王一平还亲自“教育”旧市委机关工作人员：“要经得住‘考验’，被红卫兵打死了，也是光荣的。”“给打死了，给你开追悼会，作烈士。”要工作人员为他们卖命。

八月下旬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八月五日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作为八届十一中全会的重要文件发到各级党委，而上海旧市委老爷们却怕得要死，迟迟不敢传达。然而，真理是封锁不住的！革命小将奔走相告传达毛主席的伟大号召：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

“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

八月三十一日——九月五日 △北京红卫兵在市委门口“静坐斗争”。红卫兵的要求是：1. 要曹荻秋接见；2. 提供宣传器材；3. 要求市委帮助他们接电话直通中央。上海旧市委拒不答复，完全推行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玩弄挑动工农斗学生、挑动学生斗学生的新花招，对红卫兵进行镇压。旧市委调动了沪东、江南造船厂等受蒙蔽的工人、郊区的农民、以及各校保守派红卫兵前来围攻北京革命小将。旧市委还组织《解放日报》记者、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工作人员到现场拍照、录音，妄图秋后算账。

△9月1日，各高校召开庆祝会，欢呼伟大领袖毛主席昨天在天安门再次接见五十万红卫兵和革命师生。全市革命师生欢欣鼓舞，誓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9月1日下午5时25分，华东师大发生了轰动全市的静坐示威。参加静坐的造反派要求把大叛徒常溪萍进行反攻倒算的所谓“检查”录音交出来，送到北京给中央文革小组和北京大学左派去审查。旧市委派杨士法等人随时与该校党委保持联系，插手镇压。在上海各高校造反派及北京红卫兵声援下，静坐于9月2日11时25分胜利结束。

△9月3日，红卫兵在市委门口“静坐斗争”进入高潮。由市委机关五十一人署名的一张恶毒诬蔑北京红卫兵的传单《关于8月31日一群学生冲进市委机关的事实真相》，通过市委发给各级党组织，郊区各县在有线广播台中连续广播，还散发、张贴于北京、广州，影响极为恶劣。旧市委怂恿受蒙蔽的工人高呼：“保卫上海市委！”张贴旧市委一手炮制的《我们老工人要讲话》等大字报。更可恶的是，旧市委以杨富珍等劳动模范的名义，急电毛主席，污蔑红卫兵，向毛主席施加压力，真是罪该万死！

△复旦大学贴出《炮打罪魁祸首杨西光》等一批大字报，矛头直指上海旧市委和复旦党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9月4日，旧市委门前，红旗招展，人声鼎沸，红卫兵小将高唱《毛主席语录歌》及《革命造反歌》，不畏强暴，斗志昂扬。宋季文(付市长)盗用总理名义造谣说：“上海市委是正确的。”煽动群众加紧围攻红卫兵。然而，上海复旦、师大等造反派纷纷与北京红卫兵同席而坐，并肩战斗。上午，红卫兵小将群情激昂，冲破旧市委设置的重重障碍，冲上了市委大楼。看！旧市委大楼上悬挂出毛主席画像，飘扬出红卫兵的大旗！革命的红卫兵万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9月5日，总理来电支持红卫兵的革命行动。曹荻秋不得不出面接见，答应红卫兵的革命要求。震撼上海的“静坐斗争”终于获得了胜利！这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

九月上旬 △曹荻秋代表市委作了一个广播讲话，说“要给外地红卫兵在交通、住宿、印刷方面带来方便。”却又指示各印刷厂以印刷毛主席著作、画像为借口不给红卫兵小将印传单，大耍两面手法。

△旧市委候补书记杨西光到各大专院校定调子、划框框，介绍复旦大学成立中心战斗组、红卫兵组织的经验，扶植保守势力，来保他们自己。

△在旧市委、师大旧党委庇护下，常溪萍在师大开了二十多次座谈会，大肆攻击左派聂元梓同志，大肆攻击北大社教运动，为自己表功，进行疯狂的反攻倒算。

△曹荻秋目无党纪国法，开会布置销毁黑材料、档案等。例如旧市委统战部，就在“没有用的东西可以烧毁”这一陈、曹黑指示的幌子下，销毁统战部和市政协一百余麻袋重要材料。

九月七日 △伟大的领袖、英明的导师毛主席很快地就看出了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阴谋，于今天发出了一个指示：青岛、长沙、西安等地情况是一样的，都是组织工农反学生，这样下去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要中央发出一个指示，不准各地这样做，要《人民日报》发一个社论，不要挑动工人斗学生，不要挑动群众斗群众。毛主席这一个指示大大推动了当时两条路线的斗争，粉碎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第二次反扑。从那个时候以后，全国的革命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机关干部也起来了。

九月八日 △全市各高校革命师生开始分批离沪赴京革命串联，接受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检阅。

九月九日 △陈丕显和魏文伯合谋，要中央在国庆节以后，停止革命大串联。

△曹荻秋在旧总工会召开的一次黑会上攻击红卫兵：“北京红卫兵混进了一些坏人，上海一些坏人也混进去了。”接着，全市出现了攻击革命造反派的传单和标语。

九月十四日 △北大在上海的串联组和北大华东联络组准备召开斗争大叛徒常溪萍大会，派七名代表去旧市委交涉。等了十四小时，旧市委仍不予支持，后答应借文化革命广场，却要收三百元钱，处处刁难革命小将，使会议迟迟不能召开。

九月十五日 △最最幸福的日子！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天安门第三次接见了红卫兵小将和革命师生！上海的革命小将幸福地见到了毛主席！毛主席万岁！万万岁！他们纷纷表示，决不辜负毛主席的殷切期望，一定要把毛主席的关怀和指示迅速带回去，决心把上海的文化大革命搞深搞透，搞得更好。

九月十六日 △《红旗》发表社论《掌握斗争大方向》和《红卫兵赞》，热情支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的新生事物。

九月十八日 △曹荻秋在市人委大礼堂召开部、局、区和院校党委级干部会议上，把“扫四旧”的功绩全记在自己的头上，并再次提出转入斗批改，妄图使文化大革命夭折。

九月下旬 △赴京串联师生陆续返沪，在伟大统帅毛主席的指挥下，革命造反派带着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向上海旧市委和校党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发起了猛烈的攻击。

九月二十一日 △交通大学“九·一五”战斗队贴出《校党委必须靠边》的大字报。“赤卫”战斗队则贴出题为《最最强烈抗议党委靠边站，最坚决地要求党委继续加强领导》的大字报。双方观点针锋相对，斗争白热化。

九月二十二日 △复旦大学最近不断贴出要开展斗批改建议的大字报，这是曹荻秋、杨西光的阴谋意图的反映。

九月二十四日 △由魏文伯修改、曹荻秋签署的一分电报拍给中央，说生产秩序被破坏了，正常生产难以保证，污蔑这是大串联的“罪过”。给中央文革小组施加压力，与毛主席支持革命大串联唱反调。事实上，破坏生产的罪魁祸首正是他们这一小撮人。

九月二十五日 △新师大(华东师大)革命造反派宣告正式成立。他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奋起造反，向上海旧市委内反革命的“大人物”发起了第一阵猛烈的开火!打倒常溪萍!揪出曹荻秋!

九月二十六日 △交通大学“革命造反派”成立。上海的革命组织象雨后春笋地成立起来。毛主席的“造反有理”的光辉思想越来越深入人心。

△上海旧市委派张文豹直接控制的“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总部”正式成立。这是旧市委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御用工具。

九月二十七日 △曹荻秋在十七级以上干部会议上作形势报告，大肆吹嘘市委的“成绩”，为各单位国庆讲话定调子。还大发雷霆：“现在闹得最凶的，就是你们干部子女。”妄图用封建的家长制压制革命小将的造反精神。

九月二十九日 △晚上，华东师大贴出聂元梓等同志的第二张大字报《关于大叛徒常溪萍的材料》。这给当时正在喧闹着隆重举行的保字号“心向党”组织成立大会是当头一棒。“心向党”某些负责人受市委直接控制，他们认为“常溪萍是好干部”。“革命造反派”与“心向党”两大阵营壁垒分明了。

九月三十日 △上午，曹荻秋在高校党委书记会上说：“你们要敢于讲话，要硬一些。”还大讲市委在运动中的成绩。师大党委书记姚力奉旨而归，在晚上庆祝国庆大会上就大放厥词，针对革命小将，大讲不要“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诬蔑造反派红卫兵连“毛主席的话也不听了”等等。

一股反攻倒算的逆流正在隐隐地活动。

“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

十月一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周年。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与革命造反派、革命群众一起欢度国庆。林彪同志在天安门上发表重要讲话。向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猛烈总攻击的战斗号角吹响了！

△国庆前后，陈、曹旧市委摆出一付杀气腾腾的姿态，大肆叫嚣要把运动转入斗批改。造反派愤怒揭露其阴谋，坚决抵制，但惨遭残酷迫害。就在这个最艰难的时刻，《红旗》杂志发表了重要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两条路线斗争的实质。它象黑夜里一盏明灯为革命造反派指明了前进的方向，给陈、曹旧市委当头一棒！

十月二日——四日 △连日来，各校革命造反派满怀无限激动振奋的心情学习《红旗》第十三期社论，从中获得极大的勇气和精神力量，他们决心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炮，迎着狂风暴雨奋勇前进！

△陈、曹旧市委对《红旗》第十三期社论竟然置之不理，公开对抗，更加变本加厉地耍弄花招，阻止和破坏革命造反派对他们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揭露和批判。十月初，杨西光就密谋

布置复旦党委抓文革选举。说是“越快越好，只要多数就行了。”师大旧党委也奉旨召开党员大会，用多数压制少数的赫鲁晓夫式手段强行通过什么转入斗批改的决议。

十月五日 △中共中央批转《中央军委紧急指示》。指示中说：“在运动中，不许挑起学生斗争学生，要注意保护少数，要把在运动初期被校党委、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和‘假左派，真右派’的同志应宣布一律无效，全部平反。”

△复旦大学由杨西光一手导演的御用工具“红卫兵复旦革委会”匆匆成立。

十月六日 △首都隆重召开“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周总理、江青同志作了重要讲话。张春桥同志代表中央文革小组宣读《中央军委紧急指示》。

十月八日——十二日 △连日来，各校分别宣读《中央军委紧急指示》，并收听周总理、江青同志的讲话录音。毛主席、中央文革小组在关键时刻又一次为革命造反派撑腰，给了那些顽固执行反动路线的家伙又一最沉重的打击。革命的同志，尤其是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残酷迫害的造反派战士，热泪盈眶，无不振臂激昂高呼：“毛主席最支持革命造反派！”“革命造反派永远忠于毛主席！”上海旧市委心怀鬼胎，胆大包天，竟私自删去周总理讲话录音中关于“六个问题的回答”部分。

十月十日 △新师大革命造反派毅然冲破“常家牢笼”，召开“彻底批判校党委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会上造反派战士愤怒控诉旧党委包庇大叛徒常溪萍，残酷镇压革命小将起来造反的滔天罪行。勇敢高呼：“打倒常溪萍！”

十月中旬 △全市各校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高潮。许多学校的革命小将提出要全面审查旧市委、旧党委在运动中的表现，彻底清算其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为运动初期校党委所导演的严重政治事件中，被残酷镇压，甚至被打成“反革命”的革命小将平反，责令校党委交出整群众的黑材料。

旧市委极端仇视革命造反派的严正革命要求。他们暗中极力散布流言蜚语说什么“北京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至于上海那还要具体分析，我们没有把群众打成反革命……。”各校党委鹦鹉学舌，

怂恿、蒙骗保守派组织的群众大肆活动贴出什么《我校党委是响当当硬梆梆的第一类司令部》、《我校党委贯彻的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立即迅速转入斗批改》之类针锋相对的大幅标语。师大园里甚至出现《阻力来自一小撮妄图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逆流》这样刻毒咒骂造反派，公然把造反派打成“反革命”的反动大字报。反革命气焰是何等的嚣张！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压迫越深，反抗越烈。革命造反派为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重重围剿，他们手挽着手，联合起来。看！一支又一支浩浩荡荡的文化革命大军杀出来了。“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红革会）12日正式宣告成立。同济大学“东方红”兵团、交通大学“反到底”兵团等许多学校革命造反派组织也在两条路线生死搏斗的惊涛骇浪中正式成立了。

十月十五日 △新师大革命造反派召开“揭发批判常溪萍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全市有许多高校的革命造反派战士前往参加，坚决支持大会的召开。会上革命小将愤怒揭发了大叛徒常溪萍在文化革命期间，上窜下跳，到处乱发黑指示，镇压上海高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滔天罪行。旧市委、师大旧党委胆颤心惊，生怕造反派把常溪萍揪出来“武斗”，慌忙把常溪萍藏到“安全”的地方去避难。

十月十七日 △《中央军委紧急指示》下达近半月，但各校党委拒不交出整学生的黑材料，反而暗中转移、烧毁。革命造反派忍无可忍，为坚决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海机械学院的造派首先采取了革命行动，封了学院机要部门和各系总支办公室的材料柜。

旧市委用“保护国家机密，保护档案”等框子大肆挑动受蒙蔽的群众围攻造反派，把革命造反派抢黑材料的革命行动污蔑为违反国家法令的暴徒行为。明目张胆地对抗《中央军委紧急指示》。

△造反派穷追猛打，奋起批判。旧市委大力扶植保守势力，恶毒设下“金蝉脱壳之计”，他们偷偷把各校党委即将中断文化大革命领导的决定，预先透露给各校保守派组织。示意他们争取主动，控制多数，夺取文革领导权。于是一些学校的党委召开“得力干将”座谈会，面授机宜。

十月十八日 △正当造反派不畏强暴，奋起向反动路线猛烈冲击的时刻，北京传来了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在天安门上又一次接见一百五十万红卫兵与革命师生的喜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切关怀、无限希望，又一次给予上海革命造反派无穷的力量、巨大的支持。

十月十九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学习鲁迅革命硬骨头精神》。

△晚，旧市委布置各高校宣读《上海市委通告——关于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各级党组织中断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领导的决定》。

从此群众斗群众的现象更为激烈，一大批基层干部被推向第一线，而党委则退居幕后，坐山观虎斗。

△同日晚上，“红革会”在文化革命广场召开“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宣战”大会。旧市委梁国斌等人参加大会。会后也宣读了《关于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各级党组织中断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领导的决定》。“红革会”战士当即就看出市委的这个决定是个大阴谋。

十月二十日 △上海大专院校、文艺团体等二十多个单位联合举办“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大会。会上为被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永直等人打成“反革命”的刘贵琴同志公开平反。并斗了杨永直、孟波。

十月中、下旬 △由旧市委一手操纵的各厂工作组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挑动大批不明真相的群众，对纷纷起来造反的革命派进行围攻、殴打。某些工作团秉承旧市委意图竟然提出“斗、批、扫”的谬论，把大批革命造反派打成“反革命”。但革命造反派不畏强暴，冲破厂里的白色恐怖，进行革命大串联，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如上海玻璃机械制造厂造反派工人贴出《告全市的一封公开信》矛头直指文化革命工作组、厂党委、厂文革。

十月二十一日 △新师大革命造反派识破旧市委的阴谋，于昨夜 11 时抢先一步，成立文革权力机构——文化革命筹备委员会，并给毛主席拍致敬电。

连夜一千多名造反派战士敲锣打鼓来到旧市委门口，要求旧市委答应他们的革命要求，但旧市委拒不理睬。造反派战士义愤填膺，激动地发出“我们想念毛主席，到北京去见毛主席”的呼声，毅然于今天下午3时乘火车飞往毛主席身边去了。

十月二十二日 △上海大专院校、文艺团体等二十多个单位继续联合召开“向上海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大会。革命小将发扬大无畏革命造反精神，冲破旧市委重重阻挠，把大叛徒常溪萍、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西光揪出来斗争示众了！革命的同志扬眉吐气，拍手称快。常溪萍、杨西光威风扫地！这次大会在全市引起了强烈的震动。

△“红革会”战士又一次提出要看市委宣传部、教卫部的大字报。陈、曹如临大敌，玩弄“内外有别”花招，指示“抽去机密大字报”欺骗革命小将。

△今天《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红卫兵不怕远征难》。

十月二十三日 △10月22日斗争杨西光、常溪萍的大会使上海旧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惊恐万状，纷纷出动人马，竭力诋毁大会影响，以维持摇摇欲坠的统治。

△在陈丕显之流庇护、纵容下，杨西光跑到宣传部、教卫部，厚颜无耻地大吹他的“无所畏惧”的反革命顽固精神，吹嘘有很多人在会上“支持他”，写条子给他，要他顶住，还标榜自己无问题，真是嚣张、无耻之极！上海旧市委还专门召开大学党委书记会议，由杨西光、常溪萍出场介绍“挨斗经验”，为陷于群众运动汪洋大海中的惊弓之鸟壮胆。

十月二十六日 △大叛徒常溪萍在文化革命广场再次挨斗。在上海旧市委、校党委指示下，师大保常派组织“心向党”的某些人翻墙冲进会场进行捣乱。

△文艺界的一支造反队伍杀出来了，“上海艺术院校文艺界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上艺司）于今天正式成立。

十月二十七日 △深夜，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我国又成功地进行了一次导弹核试验的特大喜讯，广大革命群众欣喜如狂，奔走相告，许多单位当夜就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庆祝游行。这是无产

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又一支响彻云霄的凯歌，这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又一伟大胜利，革命群众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十月二十八日 △两条路线的斗争在上海高校激烈地进行，保守势力疯狂反扑，华东师大的“庆祝我国成功进行导弹核试验”大会上，竟邀大叛徒常溪萍登台讲话，“心向党”的某些人还为常溪萍欢呼，公开向造反派示威。

十月下旬 △上海旧市委书记曹荻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名为请罪实为摆功的假检查，继续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犯下了滔天罪行，罪该万死！

十月二十八日 △全市各高校相继发生抢黑材料的革命行动。

△交大反修楼“延安游击队”七名战士，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决要求旧市委答应让校党委交出黑材料，这一革命要求遭到无理拒绝，他们就毅然进行了七十余小时的绝食斗争。11月8日，造反派战士采取革命行动，抢出了大批黑材料。

十月三十日 △上午6时，复旦大学二十六位造反派战士抗议复旦党委不肯交出整学生的黑材料，开始进行绝食斗争。

十一月一日 △杨永直秘密召见东方红(原天马)电影制片厂红卫兵(保字号)队委五人，要他们“高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旗，“不要客气，批判会得有个批判的样子。”又造谣说：“工作组是张春桥派的。”阴谋将矛头指向张春桥同志。

十一月二日 △《红旗》杂志十四期社论《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发表，有力地鼓舞了革命造反派战士，再接再厉，乘胜追击，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旧市委被迫让复旦造反派代表和总理办公室通电话，就复旦绝食同志提出的要求请示总理，总理办公室主任许明同志传达总理指示，支持革命学生的革命行动。旧市委也只得同意绝食同志的合理要求。旧市委副秘书长杜淑贞代表旧市委在同复旦造反派的书面协议上签字；旧校党委也被迫同意在11月4日晚上12时前实现旧市委同意的四点要求。

十一月三日 △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取得伟大胜利时,毛主席支持革命造反派,第六次检阅文化革命大军。林彪付统帅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无产阶级的大民主“是毛主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新贡献。”

最后意味深长地高呼“毛主席的路线胜利万岁!”

△“东方红电影制片厂联合战斗队”派出小分队责问杨永直,杨在事实面前,只得承认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但再次耍阴谋,把派工作组的责任栽赃到张春桥同志身上。当天东方红电影制片厂红卫兵的主要负责人二×、宋×等贴出《向张春桥开一炮》的大字报,矛头指向中央文革小组。

十一月四日 △晚上,上海机械学院党委档案室内发出火光,革命派要去进行保卫和监督,遭到旧院党委的拒绝,保字号的“工人赤卫队”在旧院党委挑动下,包围造反派进行武斗,当场有两名造反派同学被打昏。

十一月五日 △复旦大学旧校党委违背协议,拒不执行总理指示,革命造反派冲破“工人赤卫队”的百般阻挠,找到校旧党委副书记郑××,郑承认自己违背了协议,却再耍两面手法,欺骗造反派。

十一月六日 △曹荻秋在全市三级干部会议上鼓吹:“市委是革命的,是要跟上主席思想的,……。”妄想继续蒙蔽大批干部,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十一月七日 △陈丕显亲自出马为杨西光打包票,他对复旦大学“红革会”谈话时为杨辩护说:“你们处在杨西光的地位,也会犯错误的。”为杨开脱罪责。

十一月初 △上海玻璃机械厂,国棉十七厂,良工阀门厂,147服装社等造反派联合成立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筹备委员会。

十一月八日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派的代表到康平路市委书记处,要求和曹荻秋商谈在11月9日召开成立“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大会一事。曹躲在衡山饭店,拒不接见。只派了旧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刘冠应付一下。

“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

十一月九日 △“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工总司)成立,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上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由于主力军工人阶级的加入而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上午,各厂职工打电话给市委,要求参加下午在文化革命广场召开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成立大会。杨慧洁在旧市委指示下,向各厂传达了所谓“不参加,不承认,不支持”的“三不”黑指示,以抓生产为名,行压制革命之实。

中午 12 时,在文化革命广场召开“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工总司)成立大会”,向上海旧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大会前和大会进行中,工人同志曾多次要曹荻秋参加,对于这样一个有四万人参加的革命的大会,旧市委竟不闻不问,不派一个负责人参加。会后,工人们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愤怒谴责了上海旧市委企图把工人运动扼杀在摇篮里的罪行。“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从她诞生的那天起,就紧紧把枪口对准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盘踞的旧市委。

“毛主席,只有您,才是我们工人最知心的人哪!”“跟上海市委没有什么理讲,我们上北京去!”凌晨 1 时,工人造反派决定乘火车上北京,向毛主席报告“工总司”成立的喜讯,控告上海旧市委的罪行。

上海旧市委一面策划在安亭停车,一面又唆使数万不明真相的工人、干部、工作队乘汽车赶到安亭车站围攻北上的造反派同志。沪宁全线停车。这就是上海旧市委一手策划的轰动全国的“安亭事件”。

同日上午,陈伯达、张春桥两同志电告华东局第三书记韩哲一,要他说服工人不要北上。

△“东方红电影制片厂联合战斗队”组织文艺界、电影界开会批判杨永直,严正指出,杨永直是扼杀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杨永直在检查中大摆功,调子和曹荻秋 11 月 6 日检查一样。据揭发,此检查是杨永直叫人代写的。

△机院、复旦等高校革命造反派，在旧校党委拒不交出黑材料的情况下，采取革命行动，进档案室搜查黑材料。这一革命行动，引起了旧党委的恐慌和仇恨。他们纠集了大批保守派“赤卫队”队员，手持木棍钢鞭，如临大敌，对革命造反派又踢又打，又推又拉，挑起了严重的武斗。这是旧校党委忠实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又一罪证！

十一月十一日 △上午 10 时，韩哲一与旧上海副市长李干成到安亭。韩、李只字不提陈伯达、张春桥同志 10 日指示精神，反而挑动工人去北京。中午 12 时，陈伯达同志给工人造反派来电。晚 12 时，张春桥同志乘飞机直达安亭。

十一月十二日 △上午 8 时，张春桥同志与全体工人见面。张春桥同志作了重要讲话，劝大家回上海。工人同志经过讨论，除派部分人步行去京外，其余人都回上海。

十一月十三日 △下午，张春桥同志在文化革命广场代表中央文革小组宣布“承认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合法的革命组织”等五项要求，并指出：“上海工人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现在工人起来了，这是中央所希望的。希望工人们把文化大革命搞好，成为全国的模范。”中央文革小组对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派的坚决支持，使工人革命造反派万分激动，“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的欢呼声响彻云霄。

张春桥同志在文化革命广场签字回来后就给陈伯达同志打电话，汇报五条内容。中央文革小组进行讨论，回电完全同意张春桥同志的做法。

张春桥同志正确处理安亭事件，吓坏了旧市委的老爷们，陈丕显由幕后跳出来，猖狂地责问陈伯达同志：“到底中央文革给张(指张春桥同志)多大权力”，“他为什么不同我们商量”等等，曹荻秋也狠狠地说：“难道我们都错了?!”

△“上海市小教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小教司)成立。

十一月十四日 △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同意中央文革小组对“安亭事件”的处理。

△聂元梓等同志的大字报《邓小平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上海贴出，保守派起而攻之，怀疑、责问纷至沓来，保守派的面目又一次暴露了出来。

△上海复旦、华师大等高校的保守派，在革命造反派搜查档案后，出于保守立场，组织一个“上海市大专院校赴京代表团”到北京去“告状”。14日抵京。他们写了一信给周总理，“汇报”上海情况。

十一月十五日 △在苏州，“工总司赴京控告队”提出五项革命要求，曹荻秋拒不签字，公然叫嚣：“我准备让他们把我押到北京去”。张春桥同志对曹荻秋展开了两小时的激烈斗争，最后，张春桥同志严肃的指出：“你不签字，我签。”曹荻秋才被迫签字。这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胜利的结果。

中央文革小组王力同志曾打电话给旧上海市委，表示支持张春桥同志签字。旧市委办公厅副主任苏超接到王力同志的电话记录稿后，竟破口大骂：“王力支持张春桥五条，是放屁，要中央文革的老爷自己下来处理问题吧。”当时在场的旧市委书记处书记王一平竟一声不响。

十一月十六日 △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同意了张春桥同志签署的关于上海“工总司”的五项革命要求。他老人家英明地指出：“可以先斩后奏，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派向毛主席宣誓：决不辜负我们伟大领袖对我们的期望，一定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胜利。

△同一切反动派一样，上海旧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甘心于“安亭事件”的失败，他们竟然无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不仅封锁了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指示，还造谣言，放暗箭，把“造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的罪名强加到工人革命造反派头上。为了挑动群众斗群众，保他们的乌纱帽，陈、曹之流策划成立保皇工具——“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

十一月十八日 △“上海出版系统革命造反司令部”(版司)宣告成立。出版系统的革命造反派杀出来了。

十一月中旬 △陈丕显一面保自己，一面攻击张春桥同志。他对“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总部复旦大学大队部”的某些成员说：市委写作班是张春桥、姚文元抓的。暗示他们从写作班着手炮打张春桥、姚文元同志。

十一月十九日 △陈丕显、曹荻秋之流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带头围攻张春桥同志，炮轰中央文革小组。他们召开所谓市委常委扩大会议，围攻张春桥同志，恶毒攻击和诽谤工人造反派。张春桥同志痛斥顽固坚持刘、邓反动路线的旧市委一些老爷们，质问陈、曹之流，为什么不传达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并当场宣读了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曹荻秋之流理屈词穷，心怀不满地说：“组织上可以服从，思想上不通，我有保留。”

△聂元梓等同志来上海，点革命之火、煽革命之风，与上海造反派并肩战斗，揪北大社教运动的大叛徒常溪萍及其旧市委庇护人，受到上海革命造反派热烈欢迎。可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丕显则惊恐万状，大肆诽谤说：“聂元梓不象一个共产党员。”还说：“现在让她犯错误，将来我到中央开会整她。”就这样一股反聂之风在上海甚嚣尘上。聂元梓、蒯大富等同志毫无惧色，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锋芒直指旧上海市委。陈丕显见势不妙忍痛割爱，假惺惺抛出常溪萍，说“常溪萍是坏人，提拔常溪萍是瞎了眼睛”，企图保自己，混过关。

十一月二十二日 △下午在文化革命广场召开“控诉、揭发、批判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大叛徒常溪萍被斗。旧市委的缺口被打开了！开始分崩离析。

聂元梓同志出席了大会，并作重要讲话，她指出：“常溪萍的问题不是他孤立的一个人的问题，而是从中央到地方，都有他的根子。中央的根子是邓小平和黑帮头子彭真，地方上的根子，到目前为止，我们认为就是以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斗争锋芒更加集中了。（见图二）

△“红卫兵上海第三司令部”（红三司）正式成立。又一个造反派红卫兵组织建立了。

十一月二十四日 △张春桥同志回北京。曹荻秋在接见良工阀门厂等 38 个工厂的一百多个代表会上迫不及待地批准了成立赤卫队这个保皇工具。他授意赤卫队头头“先搞筹委会，这样比较

主动”，又说“开成立大会时市委可以派负责人参加”，并当面关照杨士法，应把工人赤卫队交给总工会。

十一月廿五日 △“红革会”在文化革命广场举办了“向以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总攻击的大会”。曹老头挨斗，大快人心。

新北大李醒尘同志代表新北大造反派讲话，清华“井冈山兵团”的蒯大富同志也讲了话，他们带着首都革命造反派对上海革命派的战斗友谊表示和上海的战友们共同战斗，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十一月二十五日 △复旦园内出现一批“炮打朱永嘉”、“朱永嘉必须低头认罪”的大字标语，接着就把朱永嘉打成牛鬼蛇神。朱永嘉是复旦历史系党总支委员，市委罗思鼎写作组组长，在66年7月前，此写作组一直由张春桥同志亲自领导，并由姚文元同志负责联系的。很显然，这些人搞朱永嘉，其根本目的，就是攻击张春桥、姚文元同志。他们是按照陈丕显的计划行事的。

△曹荻秋在沪西工人俱乐部接见38个厂的代表，赤裸裸地说：“我们不支持工人造反派成立司令部，大会也不去参加”，“市委承认司令部是暂时照顾，主要是为了更大利益。”曹荻秋还统一了市委接待人员的口径：“张春桥同志签订的五条我们不知道。”同日，曹又和杨士法在青年宫接见工人代表。曹扬言“两个五条是‘大毒草’”，“张春桥同志对‘安亭事件’的处理是绝对错误的”，“破坏了党的原则”，“应该把张春桥揪回来”，企图煽动工人反对中央。他们还规定了工人赤卫队的口号是“坚决反对双五条”，“要张春桥回上海来向人民低头认罪”，把矛头指向中央文革小组。

十一月二十六日 △“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总部筹委会”成立，它是上海旧市委一手策划的又一御用工具。

十一月二十七日 △下午“红革会”战士与上海市邮电局报刊发行处协商，要求把第九期《红卫战报》与《解放日报》一道发行。报刊发行处负责人推托说：要请示《解放日报》社和市委。

△“上海市体育战线革命造反司令部”(上体司)在市体育馆召开成立大会，革命造反派的队伍又增加了一支主力军。

十一月二十八日 △《红卫战报》第九期(特刊)出版，刊登了《毛主席先后检阅一千一百万文化革命大军》、《彻底埋葬以曹荻秋为代表的上海市委所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工具》等文章。红卫兵小将提出《解放日报》放毒到那里，《红卫战报》就消毒到那里。

上海旧市委指示组织部副部长张文豹，要他通过联络站工作人员与邮电局和《解放日报》取得联系，统一口径：“《解放日报》是市委机关报，是党报，《红卫战报》是群众组织的报纸，不能一起发行。”

△晚，复旦旧党委第一书记王零亲自指挥几名保皇干将和某些不明真相的群众，对朱永嘉和罗思鼎写作小组发动了又一次围攻，声嘶力竭地叫嚷要“搞垮罗思鼎小组”，要“追根”，大有乌云压城欲摧之势。在这紧要关头，革命造反派大队人马及时赶到会场，顿时局势大变。在革命造反派支持下，罗思鼎小组成员据理痛斥旧党委的恶意攻击，揭露了这几次黑会的庐山真面目。到会群众纷纷指出：复旦旧党委要搞垮罗思鼎小组，要“追根”，是一个大阴谋，是企图搞垮长期领导罗思鼎小组的张春桥同志，是企图炮打中央文革小组。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十一月二十九日 △晚，“红革会”十余人来到邮局报刊发行处，与负责人进行谈判，报刊发行处与市委口径一致，拒不答应，谈判破裂。

十一月三十日 △凌晨 1 时，“红革会”小将冒着寒风，列队来到《解放日报》社门口，他们随即派代表和报社、邮局负责人交涉。两小时后，谈判又告破裂。为此“红革会”某些负责人临时决定封闭《解放日报》社。其它革命造反派纷纷支持“红革会”小将。

当日，“《解放日报》社革命造反派联合司令部”发表四点声明，表示支持“红革会”战士的革命行动。

全市报纸零售员开会抗议邮局党委无理拒绝“红革会”战士的革命要求。

十二月一日 △《解放日报》“卫东”战斗队，《文汇报》“红心铁骨”战斗兵团合写了一张大字报《〈解放日报〉〈文汇报〉革命职工站出来说话了!》表示坚决站在“红革会”战士一边。

旧市委有计划、有组织地调动大批不明真相的群众包围了在《解放日报》社内的“红革会”小将。

△陈丕显发文积极支持成立非法组织“红卫军”。

△“上海市大专院校赴京代表团”强占国务院接待站的一个接待室，并在北京张贴攻击聂元梓同志的大字报和大幅标语。

十二月二日 △上海市新闻界里部分革命造反派和“红革会”小将在文化革命广场召开“向《解放日报》、《文汇报》贯彻的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大会”。新闻出版界的革命造反派坚决支持“红革会”战士的革命行动。

晚上起，“工总司”的工人同志们陆续前往报社支持“红革会”小将，与“红革会”战士并肩战斗。

北京、天津等地来沪革命师生也纷纷投入战斗。

旧市委幕后策划调动大批不明真相的群众包围《解放日报》社，以“要辩论”和“要看《解放日报》”为名，对在报社里进行战斗的工人造反派、“红革会”战士及外地来沪革命师生进行一次又一次的强攻。

△晚上，在复旦大学历史系“红革会”举行的“重炮猛轰复旦党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上，蔡祖泉同志怀着对党和毛主席的无限深情，有力地揭发上海旧市委和旧校党委盗用蔡祖泉同志的名义打电报欺骗毛主席的罪恶勾当。

十二月三日 △毛主席、林付主席批示同意南京军区党委的三条意见，指出：“一切转业、复员军人不准成立‘红卫军’和其他名义的单独组织”。但“红卫军”指挥部一小撮反动家伙，公然对抗

最高指示，疯狂污蔑“三条意见”是“黑指示”，是“大阴谋”，叫嚷“谁解散‘红卫军’就砸烂谁的狗头”。

把矛头直指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付统帅林彪同志，真是罪大恶极！

△张文豹给红卫兵联络站工作人员传达旧市委意见：“一个地方报纸停止十天、八天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暴露旧市委企图利用《解放日报》事件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罪恶目的。

通过斗争的实践，进驻报社的各造反派和报社的造反派认识到，只有联合起来才有力量！于是成立了“火线指挥部”，统一指挥这次斗争。这是上海工人造反派、学生造反派和革命知识分子在同旧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争中的第一次大联合。

进驻报社的各造反派多次与华东局和上海旧市委的负责人韩哲一、王一平、李干成、宋季文、蒋文焕等谈判，但造反派的要求屡遭无理拒绝。

旧市委的御用工具“赤卫队(筹)”、“上海市红卫兵总部”等保守派组织发表声明：“正告上海市委必须坚持原则维护党和人民的利益”，将矛头直接指向革命造反派，又一次暴露他们保守派的真面目。

△在复旦大学，凌晨3时，五辆摩托开出校园，直奔市区。清晨，杨西光被揪回复旦。下午，复旦“红革会”召开“声讨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西光”的大会。在革命小将的推动下，一些总支书记也起来造反了。

十二月四日 △对进驻《解放日报》社的革命造反派的强攻达到高潮。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使用二十磅的大脚头，百余斤重的三角铁，以及大石块、玻璃片等物，向守卫在最前线的“工人造反派”和“红革会”等造反派战士发起冲击。他们还开来了工程急修车，用云梯、铁叉攻楼，甚至把汽油倒在大门上，准备火攻，但未达目的。至此，流血事件不断发生。(见图三)

△正当《解放日报》事件中两条路线斗争白热化的时候，旧市委突然决定撤走各厂的四清工作队。由于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各厂革命工人开展对四清工作队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

批判，革命的四清工作队员纷纷起来造反，这直接危及旧市委本身，它的许多阴谋诡计都要暴露出来了，于是决定退居幕后，改而操纵各厂的保皇工具——赤卫队，对革命派进行围剿。

十二月五日 △在《解放日报》社战斗的革命群众组织中有一百四十余人受伤，斗争日转艰苦，革命造反派战士认真学习毛主席语录，意志日益坚强。(见图四)他们“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大无畏精神吓坏了旧市委。旧市委请示华东局，华东局不能决定，就请示中央，中央严厉地批评了上海旧市委，表示坚决支持红卫兵小将和革命造反派工人。旧市委不得不由王一平、宋季文签字同意“红革会”的“三项决定”和“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四项要求”。

△复旦“红革会”继续开大会斗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西光。

△“赤卫军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赤革会)今天正式成立。这是一支大专院校内教职员工的造反派队伍。

十二月六日 △曹荻秋亲自批准旧市委工交部负责人杨士法一手扶植的“上海市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总部”(工人赤卫队)在人民广场召开成立大会，上海旧市委派候补书记王少庸参加。“工人赤卫队”一成立，就将炮口对准革命造反派，满街贴满了“工人赤卫队总部”主办的第一张大毒草《革命战斗快报》。

△晚上，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在北京接见“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赴京代表团”，积极支持革命造反派对旧市委的斗争。

十二月七日 △“工人赤卫队”和“红卫兵大专院校总部”发表联合声明，反对旧市委在“《解放日报》事件”签字，在“反对王一平、宋季文放弃原则”、“向上海市委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火”的幌子下公开攻击革命造反派。

十二月八日 △上海旧市委故作姿态，发出了“紧急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和所有工作人员“坚决地”执行市委签署的“三项决定”和“四项要求”，继续玩弄假投降真反扑的把戏。他们一方面停止编辑、印刷工作，一方面破坏机器，妄图将报纸停刊的罪名强加给革命造反派。

△中共中央发布《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

十二月九日 △旧市委以《解放日报》社革命工人、革命干部名义抛出一张《解放日报事件真相》传单，这是一株歪曲事实真相，恶毒地污蔑、攻击红卫兵小将和革命造反派队员的大毒草。

“红革会”一些负责人，错误地决定撤走正在《解放日报》社进行艰苦奋斗的“红革会”战士。广大“红革会”战士坚决反对他们的某些领导人的右倾机会主义。他们认为“《解放日报》事件”应该坚持到曹荻秋之流垮台为止。于是他们组织了“第二火线指挥部”。

十二月十日 △上海市革命造反派，尤其是复旦大学革命造反派经过几个月的奋战，终于揪出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西光。革命派五十万人举行集会，揭发、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西光。杨西光的揪出，打开了旧市委的第二个缺口，给旧市委以沉重打击，旧市委分崩离析，危在旦夕。

十二月十一日 △“工总司”和其它革命群众组织在人民广场召开六十万人的“迎头痛击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大会”，肯定“《解放日报》事件”是革命事件。

△陈丕显从幕后跳到幕前，召开文化革命开展以来的第一次干部会议，指示黄涛“灵活”处理市政交通系统的集体所有制转为全民所有制等问题。还召开许多黑会，发出许多“提高工资”、“改善福利待遇”等通知，这就是上海刮起反革命经济主义黑风的根源。

十二月十二日 △下午，“上艺司”所属东方红电影制片厂“东方红红卫兵联合战斗队”和上海社会科学院革命造反派联合召开“打倒杨永直大会”。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永直也被揪出来了，打开了旧上海市委的又一缺口，陈丕显之流的命运岌岌可危了。

“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

十二月十三日 △《红旗》杂志第十五期社论《夺取新的胜利》发表，吹响了痛击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的进军号。上海广大革命造反派热烈响应《红旗》社论号召，向上海旧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展开猛烈的进攻。

十二月十五日 △中共中央发布《中共中央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

△新闻界革命造反派在《解放日报》社内召开大会，正式成立“上海新闻界革命造反委员会”(新革会)。

十二月十八日 △旧市委心脏爆炸，曹家后院起火!上海市委机关干部冲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重围，杀出来造反了!建立了自己的革命组织——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从此上海革命造反派的行列中又加进了一支有力的生力军。下午市委写作班党委书记徐景贤同志在文化革命广场作长篇发言，希望市委要革命的干部起来造反!

△晚，新北大“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团”和新师大文革筹委会联合在新师大斗争大叛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常溪萍。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西光陪斗。在大量事实面前，曹荻秋不得不承认：“常溪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是大叛徒”。

△旧市委公然对抗最高指示，发文承认非法组织“红卫军”。

十二月十九日 △市委机关造反派起来造反了，吓坏了陈丕显。他恶狠狠地说：“我对市委机关干部过去估计太高，运动以后，要好好整他一下。”另外，他又出鬼计，积极策划建立机关内的保皇组织给他保驾。不久，所谓“市委办公厅捍卫毛泽东思想革命造反委员会”在陈一手策划下出笼了。

十二月二十日 △保字号的“上海市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中部分同志起来造反，查封了他们的老巢，“红卫兵总部”垮台了!

十二月二十一日 △凌晨，旧市委马天水接周总理电示，在《解放日报》社会会议室对《文汇报》印刷工人说：“《红卫战报》是代表上海文化革命方向的”、“我们在文化革命中不印《红卫战报》犯了很大的罪，你们再不印，我们的罪就更大。”

△周总理在北京接见全国转复军人代表，重申主席批示的“三条”。可是，上海“红卫军”指挥部拒不解散，又明目张胆地篡改总理讲话精神，进行招摇撞骗，迷惑群众。

十二月二十三日 △下午，张春桥同志接见“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单位代表。

△在陈丕显一手策划下，“赤卫队”在人民广场召开所谓“批判上海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这是一个假批判、真包庇的大会。事前，陈丕显伙同旧市委书记处的人对曹荻秋下了密令，要他在“赤卫队总部”召开的大会上装出一付支持革命造反派的“高姿态”，公开指责“工人赤卫队”的大方向错了。同时马天水在会前通知市委机关造反派，张文豹通知“炮打司令部联合兵团”说，曹荻秋准备在大会上改变立场，站到革命派一边来，曹荻秋准备受“赤卫队”的围攻，请造反派解围去。可是，在会上当“赤卫队总部”提出了炮口对准造反派胸膛的所谓“八项要求”时，曹荻秋竟签下了字。这“八项要求”承认“赤卫队”是“革命的群众组织”，承认以前与工人革命造反派的单方面签字无效。

十二月二十五日 △下午，在文化革命广场召开“揭发、批判以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在《解放日报》事件中所犯的滔天罪行大会”。会上，曹荻秋两面三刀，大耍阴谋，顽固坚持反动立场。

△眼看曹荻秋保不住了，陈丕显为了保自己，又出一计，一方面说什么“赤卫队的事情唯张祺、杨士法是问”，唆使王少庸说：“工人赤卫队”后面有人操纵；另一方面又宣称曹荻秋的字是政治立场的错误，由他个人负责任，书记处没同意。此后，曹荻秋发表声明，宣布他的签字作废。陈、曹之流为了保自己，仍顽固地坚持反动立场，再一次挑动工人赤卫队和工人造反队的冲突，制造了康平路、衡山宾馆，昆山，苏州等一系列的流血事件。

△华东六省一市工人到华东局要求解决问题，魏文伯怕得要死，拒不接见。愤怒的1个革命群众表示强烈抗议，当晚就在南京路、西藏路静坐示威。

十二月二十六日 △山在欢呼海在笑，热烈庆贺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七十三寿辰！敬祝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迎接工矿企业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预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向更广阔更深入的新阶段发展！

十二月二十七日 △在旧市委的纵容下，“工人赤卫队”一小撮头头开会，阴谋策划停铁路，停邮电、停公交、停水、停电、停工矿企业、停市内清洁卫生，妄图迫使中央文革小组承认他们是革命的组织，使他们镇压工人造反派的反革命行动合法化。此时，北方区海港停工开始。

与此同时，上海旧市委和各单位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勾结社会上的牛鬼蛇神，迎合资产阶级习惯势力的需要，紧紧配合“三停”，掀起一股反革命经济主义黑风。上海旧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开始了！

△在中百公司门口，“赤卫队”在旧市委某些人指使下围攻六省一市静坐工人，造成流血事件。上海革命造反派纷纷前去支援六省一市工人。

十二月二十八日 △在我国西部地区又成功地进行了一次新的核爆炸。这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又一丰硕成果！

△党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制止大搞所谓“红海洋”的通知》。

△“赤卫队”以反对曹荻秋“把八十万赤卫队打成反革命”为理由，到康平路包围“阎王殿”，大闹“皇宫”，威逼曹荻秋声明同“赤卫队”签订的“八项要求”继续有效。于是大批工人离开生产岗位，单国棉十七厂就有二千四百人停工，持续一星期之久，损失百万元以上。

十二月二十九日 △工人革命造反派开始到康平路劝说赤卫队员回厂。在“赤卫队”头头策划下，下午康平路发生了严重武斗，造成了“康平路事件”。

十二月三十日 △凌晨 5 时，在“赤卫队”一小撮头头策划下铁路停工开始，6 时邮电部门部分停工。革命造反派见此情景，心急如火，挺身而出，承担了赤卫队员放下的工作担子，争做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

十二月三十一日 △凌晨，在康平路的斗争还在继续。“赤卫队”头头又策划新阴谋，他们以少数赤卫队员包围专供中央首长住的衡山宾馆，妄图用“调虎离山计”把工人造反派吸引到衡山宾馆，而带领被他们蒙蔽的数十万赤卫队员去北京，以达到他们给中央施加压力的罪恶目的。革命

造反派工人识破了他们的阴谋，只派少数人到衡山宾馆进行劝说，发生了冲突，这就是“衡山宾馆事件”。

△在昆山，北上赤卫队员和昆山县委中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挑动当地受蒙蔽群众，与前去劝阻北上的上海革命造反派工人、学生发生武斗。革命造反派同志，不畏强暴，开展强大的政治攻势，和昆山革命造反派一起，胜利地完成任务，大批受蒙蔽的工人返回上海。

十二月中、下旬 △上海的运动随着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和机关干部杀出来造反，进入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这正如英明领袖毛主席所总结的那样，现在的形势是全国全面地阶级斗争，也就是说，在各条战线上，我们向资产阶级，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展开了一个总攻击。从此，文化大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夺权斗争阶段。

“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复慨而慷。”

一九六七年

一月一日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元旦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发出了展开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的伟大号召，吹响了把学校、工矿、农村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进军号。

△陈、曹旧市委节节溃退，狗急跳墙，又使出极其恶毒一招，刮起一股凶猛的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丧心病狂地向毛主席革命路线疯狂反扑。曹荻秋在陈丕显的“经济问题放松些，不要顶”的暗示下召开黑会，订出臭名昭著的黑“五条”。妄图利用经济福利腐蚀革命造反派，转移斗争大方向，把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引入经济斗争的邪路。

△在陈、曹的蓄意策划下，本市刮起一股十分猖獗的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许多单位里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乘机大肆挥霍国家资财，随意增加工资福利，滥发各种经费、物资。煽动群众强占公房，竭力挑动群众斗群众，有的家伙竟批准三千名职工每人买一辆自行车，有的工厂给

每个工人补发毛巾三十六条，有的工人一次补发工资竟达二千多元……。他们还煽动大批受蒙蔽的赤卫队员破坏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方针，借“北上告状”为名，停工停电，中断铁路运输……。使上海的国民经济遭受严重的损失，一些部门几近瘫痪。更令人不能容忍的是上海海港几十艘外轮不能卸货，严重破坏了我国的国际声誉。陈、曹一小撮对毛主席、对上海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这笔账我们一定要清算！

一月三日 △晚，《文汇报》社的革命造反派经过艰苦激烈的搏斗，终于从陈、曹旧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罗网中杀出来了！在上海和外地革命造反派的坚决支持下，一举夺了《文汇报》的大权。这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这个反造得对！造得好！这是新闻界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件。《文汇报》的夺权揭开了伟大“一月革命”风暴的序幕。

一月四日 △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上海工人阶级和历经革命风浪考验的上海各无产阶级革命派，目睹这些资产阶级代理人的倒行逆施，无不义愤填胸，怒火万丈！他们说：“革命，我们来搞！生产，我们来顶！”“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十一个革命造反组织联名写了《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告全市人民书》。向广大革命群众发出了坚决贯彻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产”方针，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的战斗号召。

△“上海市公安局革命造反委员会”(公革会)成立。

一月五日 △新生的《文汇报》刊登了《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告全市人民书》这一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重要文件。文件一发表，立即受到全市和全国各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热烈响应。

△陈丕显继续一意孤行，竟明目张胆地对抗毛主席、林副主席去年12月3日的批示，擅自签发批准非法组织“红卫军”改名为“上海市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红卫军指挥部”，并重申“去年11月25日旧市委批准‘红卫军’是革命的，合法的”等四项规定仍然有效。

△晚，继《文汇报》夺权以后，《解放日报》社的革命造反派也采取革命行动，接管了《解放日报》社。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又一重大胜利！《文汇报》和《解放日报》的新生为上海新闻界打出了一个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新天地，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为全国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做出了光辉的榜样。

一月六日 △上海百万革命造反派冒雪召开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会上揭露了陈、曹大量的反革命罪行，并发布通令，宣布即日起不再承认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曹荻秋为市委书记处书记、上海市市长。这次大会大长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志气，宣判了曹荻秋的“死刑”！

陈丕显极端仇视革命造反派这一通令，会后竟打电话给曹说：“中央没有撤你的职，还要好好干！”唆使曹继续负隅顽抗，这充分暴露了陈、曹死不回头的反革命立场。

一月七日 △上海广大革命群众奋起反击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陈、曹见势不妙，又竭力把这股妖风刮到郊区农村，煽动农民脱离生产，破坏农村人民公社集体经济。

△《文汇报》重新刊登《人民日报》1966年的两篇社论《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工农群众和革命学生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团结起来》，并加了编者按语。

△本市许多高校革命师生和人民解放军广大指战员遵循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奔向工厂、农村、码头，与革命的工人、农民一起英勇战斗，彻底粉碎反革命经济主义，抓革命，促生产，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见图六）

△陈鸿康等一小撮政治野心家，背着广大造反队员，贴出了“‘工三司’成立”的海报。

一月八日 △《文汇报》又重新刊登《人民日报》社论《再论抓革命，促生产》。

△上海广大革命工人坚决响应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他们在异常艰难的条件下，勇敢地挑起了革命、生产两付重担。革命的工人、学生纷纷上街刷写大标语，展开广泛宣传，坚决击退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

一月九日 △正当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同陈、曹旧市委刮起的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展开拼死搏斗的关键时刻，伟大领袖毛主席为无产阶级革命派指出了方向。他老人家高度赞扬了《告上海全市人民书》，亲自决定向全国广播。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对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最大支持，最大鼓舞，最大期望！北京、上海等地革命群众热烈欢呼《告上海全市人民书》的发表，认为它是全国第二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它有力地击退了陈、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

△《人民日报》刊登《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并加了极为重要的按语。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以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概和远见，高度评价了《文汇报》和《解放日报》的夺权斗争，指出“这是一个阶级推翻另外一个阶级”，“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这是一个大革命。这件大事对于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必将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发表“工总司”等三十二个革命造反派组织联名写的《紧急通告》，并均加了编者按。

△上海铁路局革命造反派凝聚起对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深仇大恨，挺起胸与同济“东方红”等革命小将一起勇敢地夺回了上海铁路局的领导权。彻底粉碎了陈、曹策划“三停”的罪恶阴谋。两天后，就迅速地扭转了沪宁、沪杭两线的瘫痪局面。铁路局面貌焕然一新。

一月十日 △上海革命造反派把疯狂推行反革命经济主义的陈、曹黑爪牙宋季文拉出来游街示众。真是大快人心！玩火者必自焚！

△同日，江南造船厂革命造反派和广大革命群众隆重集会，庆祝伟大领袖毛主席来厂视察十周年。一万三千余吨“朝阳号”巨轮在反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的凯歌声中下水了。这是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产”方针的伟大胜利！

△陈丕显继续推销反革命经济主义黑货，亲自签发“人力运输装卸革命造反司令部”一个文件，同意人力运输装卸单位改为国营。

△晚 10 时，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同志及中央文革小组的王力、关锋、戚本禹等同志在人大大会堂接见了《文汇报》的革命造反派代表。消息传来，报社里的革命同志欢欣若狂，受到极大的鼓舞。

一月十一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电贺上海三十二个革命组织，高度赞扬上海革命造反派：“你们高举了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你们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模范。……你们实行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组织的大联合，成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核心，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命运，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紧紧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贺电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对上海革命经验的最高度的概括和总结。毛主席总结了上海基本经验就是革命派的大联合，这一指示象灯塔一样照亮了我们前进的方向。

△《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发表社论《反对经济主义，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指出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新阶段，向全国革命造反派发出了伟大号召：联合起来，夺权！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反对经济主义的通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布《关于制止腐蚀群众组织的通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布《关于保护银行问题的通知》。

△下午，上海工交系统二万余名革命造反派战士在东方红(原虹口)体育场召开了“工交战线控诉上海市委破坏文化大革命新罪行”大会。会上，造反派战士愤怒控诉和严厉声讨、揭发了上海旧市委破坏革命、破坏生产的新罪行。他们一致表示：坚决响应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夺取革命、生产双胜利。

△陈丕显继续负隅顽抗，对旧市委秘书长李家齐面授机宜，将赤卫队联络工作交给联络工人造反派的联络组，以混淆两个组织的界限，掩盖旧市委组织保皇军、大刮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的罪恶勾当。

一月十二日 △人民广场红旗飘扬，上海和来自全国各地的数十万革命造反派，举行庆祝《中央贺电》大会。会上，由张春桥同志宣读了《中央贺电》，并讲了话，姚文元同志也讲了话。大会一致通过《向毛主席致敬电》。上海各革命造反派决心和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再接再厉，打垮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数百万革命群众在电视中看到了大会实况。

△由“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主持的“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正式成立。这是上海革命工人在伟大的“一月革命”风暴中自己创造的具有无限生命力的新生事物。

△这天，到北京去“控告”工人造反队的“上海第二制药厂赤卫队”等队员九人，写了一张《向毛主席请罪》的大字报，贴在《人民日报》社门前，这标志着受蒙蔽的工人赤卫队员开始看清“赤卫队”的大方向是错了，他们要坚决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和上海旧市委划清界线。工人赤卫队陷于土崩瓦解的境地。

一月十三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

△新华社上海分社和《人民日报》驻上海记者站“红色造反委员会”等革命造反派组织，从顽固对抗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一小撮人手里夺了权。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又一重大胜利。

一月十四日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

△上海党刊《支部生活》新生了！由“《支部生活》革命造反司令部”创办的新的《支部生活》创刊号今天出版。

△下午，陈丕显、曹荻秋等一伙混蛋在上海革命造反派的押送下游街示众，大杀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威风。

一月十五日 △上午8时，在文化革命广场召开“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砸烂石西民大会”，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石西民是上海旧市委文教书记，陈丕显、曹荻秋、杨西光、杨永直、孟波及一批文艺界的坏蛋被揪上台示众，陪斗。

△陈丕显之流已经图穷匕见了。对坚决支持造反派的中央文革小组付组长张春桥同志，极端仇视，大肆散布恶毒攻击张春桥同志的反动言论。

△“上海市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上三司)头头赵××突然飞往北京，又很快飞回上海提出了要炮打张春桥。同时，“上三司”张××提出要借钱到北京去搞炮打张春桥同志的黑材料。

一月中旬 △“红三司”接管上海市公安局，张春桥同志给以很高的评价。“红革会”头头劳××却对张春桥同志产生不满情绪，说什么：“张春桥搞得我们很被动。”

△“红革会”企图单独夺权，拉了“工总司”跑到华东局、上海市委、市人委等几个机关，宣布夺权。因为没有大联合，结果根本夺不下来，只占领了几个电话机子。

△“上海炮打司令部联合兵团”(炮司)搞出长达近二十页的炮打张春桥同志的黑材料。

一月十六日 △《红旗》杂志发表了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

△晚上，“公革会”、“红三司”等十一个革命组织在文化革命广场召开“打倒陈丕显、砸烂上海市公安局、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大会。

一月十七日 △华东局机关造反派召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炮轰华东局，打倒魏文伯，揪出韩哲一”大会。

△“上海广播界革命造反委员会”(广革会)用“调虎离山之计”，欺骗广大群众，突然宣布接管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晚上，上海警备区司令部奉中央指示来接管电台，实行军事管制。电台广大革命群众热烈欢呼：“毛主席万岁！”而“广革会”一小撮头头竟疯狂反对中央决定，扬言“军事管制是大阴谋”，并竟然于18日上午擅自广播“接管声明”。

一月十八日 △张春桥、姚文元两同志指出：“上海电台目前必须军事管制。”同时指出“广革会”播出“接管声明”是不妥当的。但“广革会”的一小撮人却继续挑动不明真相的造反派对军管不满，把矛头直指中央文革小组。

△《文汇报》、《解放日报》针对当前革命造反派在大联合、大夺权中出现的一些情况，重新发表了毛主席的光辉著作《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号召革命造反派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边整风，边战斗，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发起新攻势。

△陈丕显之流刮起的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被击退以后，更疯狂地进行垂死挣扎，采取了以攻为守的策略。他大肆攻击张春桥同志，煽动一批人炮打中央文革小组。他攻击张春桥同志“没有群众运动的经验”，说：“这话是魏文伯同陶铸通电话时，陶铸说的，陶说：‘中央文革小组没有实践经验，张春桥就是没有群众运动的经验。’”陈丕显就是这样同陶铸一唱一和，攻击张春桥同志，炮打中央文革小组。

△“上海市工人支农回沪革命造反司令部”(支农司)一小撮头头用各种谎言欺骗十万支农工人集中到人民广场静坐示威，要挟张春桥同志接见，一手策划了向中央文革小组施加压力的反革命事件。

一月十九日 △《文汇报》将“工人赤卫队上海总部”委员李诗音的坦白交代刊登见报。从这篇触目惊心的材料中可以看出：在旧市委的授意下，“赤卫队”的一小撮头头企图策划一次大规模的反革命罢工事件，以达到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革命人民，破坏生产、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保护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罪恶目的。

一月二十日 △“上海农民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筹备委员会”等二十七七个革命组织，联合发表了《坚决支持革命行动，彻底摧毁反革命经济主义——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广大贫下中农为工人最可靠的同盟军，在工人阶级的强大支援下，粉碎了金钱、福利等“糖衣炮弹”的进攻，有力地巩固了工农联盟，加强了无产阶级专政，促进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见图七)

△《文汇报》为此发表社论《欢呼革命农民运动的兴起》。随着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上海的农民运动也蓬勃发展起来了!

一月二十一日 △复旦“孙悟空”、“北京公社”和复旦红三司“反复辟”等组织联合召开名为“批判蔡祖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实际上把矛头直接指向了张春桥同志。

一月二十二日 △《人民日报》发表了《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这篇重要社论吹响了全国全面夺权斗争的冲锋号。

△复旦“保”字号组织“北京公社”和“红革会”、“炮司”、复旦“孙悟空”、复旦红三司“反复辟”互相勾结，炮打张春桥同志，贴出《张春桥同志为什么怀疑不得？》的巨幅标语。

一月二十三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颁布《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

△“嘉定县农民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嘉定县农村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革命造反组织隆重举行了“抓革命，促生产，彻底打倒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誓师大会”，四万革命造反大军参加大会。会上，一致通过《给毛主席的致敬电》。

△在1月22日社论精神的号召和鼓舞下，新师大五个革命造反派组织联合起来，一举夺了常(溪萍)家王朝的党、政、财、文大权，成立了“新师大人民公社”。

△复旦“孙悟空”、“反复辟”等组织一起议论炮打张春桥同志问题。“孙悟空”头头胡××唯恐25日批判刘、邓大会上有人建议成立新市委，决定先制造舆论，连夜分兵二路，在上海主要马路上张贴炮打张春桥的巨幅标语。

△下午，“广革会”在自办节目问题上挑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冲击电台，冲击解放军，非法劫走军代表，撕掉军代表的帽徽和领章，高喊“打倒军代表”等反动口号。

△中国民航上海管理局中一小撮混蛋策划成立所谓“中国民航上海管理局革命造反委员会”。当天，就勾结社会上的“红卫军”、“二兵团”制造了206班机迟飞十二小时的严重反革命事件，严重影响我国国际声誉。

一月二十四日 △凌晨，复旦“孙悟空”在校园内和市区交通要道贴出了《一问张春桥》、《为什么？——二十问张春桥》等矛头直指张春桥同志的大字报，并张贴《坚决反对目前成立以张春桥为首的新市委！》等大幅标语。

△同日，上海各高校“红革会”负责人在中苏友好大厦开会。会上，决定由各校“红革会”统一行动，单方面把华东局、上海市委、十个区委的大印统统夺过来。

△晚，上海市和外地在沪的各革命造反组织代表正在起草《新上海公社(原名)宣言》实行大联合、大夺权。而市“红革会”某些头头却单独拉了几个组织的个别负责人，去夺市委大印，并拉“工总司”、“农总司”和“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一起想出一个“夺权通告”，结果因为不是大联合夺权，所以失败了。

一月二十五日 △中共中央颁布《关于保卫四清运动成果的通知》。

△《解放军报》发表《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驻沪三军的广大指战员坚决支持革命派夺权。驻沪三军并举行了游行，声援左派夺权。

△复旦校园内部分组织的某些混蛋头头活动频繁，纷纷策划炮打张春桥同志。市“红革会”还派师院“红革会”某负责人去北京搜集张春桥同志的黑材料。

一月二十六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节约闹革命，保护国家财产》，指出最近毛主席指示我们：“要节约闹革命”。

△驻沪三军连日举行游行，表示坚决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支持革命左派。

△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布《关于民用航空系统由军队接管的命令》。“中国民航上海管理局革命造反委员会”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公然反对，散布各种怀疑论调，恶毒污蔑“命令”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散发反动传单，张贴反动标语。

△陈丕显是炮打张春桥同志的罪魁祸首。他对“红革会”头头煽动说：“张春桥是两面派。在处理‘安亭事件’上，他在市委书记处会议上说：‘你们要坚持斗争，不要签字。’在造反派那里他自己却签字了。”！

△复旦“红革会”紧跟“孙悟空”贴出矛头直指张春桥、姚文元同志的大字报《上海必须第二次大乱》，为反革命逆流推波助澜。晚上，市“红革会”举行常委会。会上炮制了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大毒草——《三十六个为什么？》。并决定一面文的搞市委写作班，一面武的搞“上海市公安局革命造反委员会”(公革会)，企图双管齐下搞垮张春桥同志。是可忍，孰不可忍！

一月二十七日 △上海二十九个革命造反群众组织联合发表了《展开全面夺权斗争，把革命农民运动推向新高潮》的文章，这标志着上海的农民革命运动正在急风暴雨般地迅猛地向前发展。

△川沙县一万五千余革命造反派战士举行“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反革命经济主义大会”，彻底粉碎了旧市委和川沙旧县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利用职权刮起的反革命经济主义黑风，使这些坏蛋们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相对抗的罪恶阴谋不能得逞。

△驻沪解放军指战员，冒雨继续游行，誓作革命左派的坚强后盾。

△驻沪空军某部奉令接管民航，“中国民航上海管理局革命造反委员会”中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居然抵制，以至挑动群众围攻军代表，狂叫反动口号，把矛头指向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晚上8时许，复旦“红革会”勤务组召开各系负责人会议，共同策划炮打张春桥、姚文元同志的罪恶活动。会上并提出了现在“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工作的徐景贤、郭仁杰，朱永嘉等同志和张春桥同志的关系，说：只要把他们搞到手，就能迫使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出来说话。深夜12时，各路按预定计划出发。

一月二十八日 △毛主席亲自批准的中央军委八条命令发布。

△凌晨 1 时许，复旦四十余人突然闯进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无理绑架了联络站负责人徐景贤同志。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沪部队为了保护左派革命同志，为了制止反张春桥同志的妖风，应市委机关革命造反派的要求，迅速出动部队赶到复旦大学现场进行调查。事情处理完后立即撤出。而“红革会”的某些头头竟无理扣留带队的师政委和作战参谋。

同时，“红革会”某些头头到处造谣惑众，污蔑攻击张春桥同志与人民解放军。南京路上贴出《张春桥是调动解放军镇压革命造反派的罪魁祸首》的大幅标语。

下午，市“红革会”在友好大厦开黑会，借口所谓“解放军出兵复旦事件”煽动进一步炮打张春桥同志和中央文革小组。

晚上，张春桥、姚文元同志来到他们的会场，耐心地向他们说明事实真相，劝他们正确地处理这件事。可是，“红革会”某些头头利令智昏，气焰非常嚣张，公然叫嚣、谩骂张春桥同志，大肆围攻、斗争张春桥、姚文元同志竟达六小时之久。这是“红革会”某些头头充当陈、曹旧市委打手，炮打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个严重罪行。

工人革命造反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坚决谴责“红革会”头头的无理行径。“赤革会”等革命群众组织纷纷发表声明，奋起反击反革命逆流，保卫中央文革小组，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保卫人民解放军。

一月二十九日 △凌晨，上海各区(县)公安民警革命造反联合兵团(联合兵团)在公安局虹口分局贴出《炮打张春桥》的反动大标语。

△晚上，复旦“红革会”策划了“炮打张春桥誓师大会”的反革命黑会，矛头直接指向中央文革小组。会上决定第二天上午在全市游行示威，集中到人民广场召开“炮打张春桥誓师大会”。一股炮打中央文革小组的反革命逆流猖獗一时，嚣张到了极点！

△上海和外地的三十三个革命组织联合发出《紧急通知》，呼吁支农工人坚守生产岗位，就地闹革命。这个通知及时地粉碎了旧市委一小撮人挑动支农工人大量离开生产岗位，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的阴谋诡计。

一月三十日 △“工总司”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坚决捍卫中央文革小组。昨天连夜火速布置各区各厂工人造反派在上海交通要道守卫，及时劝阻广大受蒙蔽的“红革会”战士不要去参加炮打张春桥同志的反革命黑会。

△凌晨，正在万分紧急的关键时刻，北京传来了中央文革小组的特急电报(五点指示)。她象一声春雷震动全上海，为广大受蒙蔽的“红革会”战士指明了大方向，给炮打中央文革小组的反革命逆流以沉重的打击，挽救了广大“红革会”战士。本市各革命造反组织及首都驻沪造反派纷纷发表声明，上街宣传，坚决拥护中央文革小组来电，坚决捍卫革命派的大联合，迎头痛击反革命逆流。

△市“红革会”被迫停止大会及游行，但同时决定立即组成所谓“北上控告团”。某些高校“红革会”传出谣言：“中央文革小组特急电报是王力瞒着陈伯达、江青同志干的。”有些学校贴出和中央文革小组相对抗的《我们的态度》。

△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关键在于大联合》。上海十八个革命群众组织发表《就当前上海革命造反派大联合有关问题的联合声明》，号召各革命造反派破私立公，来一场触及灵魂的大革命，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胜利地开展夺权斗争

一月三十一日 △《红旗》杂志 1967 年第三期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发表。这篇社论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改的，毛主席给了我们造反派展开夺权斗争的新的思想武器。

△“红革会”一小撮头头还执迷不悟，继续炮轰张春桥同志，并说：“现在看来，张春桥是个十足的两面派。”继续在交通要道贴出《炮轰张春桥》，《张春桥调动军队镇压我红革会决没有好下场！》等大幅标语。

二月一日 △上海各造反派热烈欢呼《红旗》社论指明了夺权斗争大方向。表示决心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实行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团结广大革命群众，同阶级敌人决战到底，把党、政、财、文等一切大权统统夺回来，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广大“红革会”战士通过学习《红旗》社论认识到革命的领导干部是夺权斗争中的领导力量和核心力量。如果不分清无产阶级当权派还是资产阶级当权派而乱哄一气，这样就会被阶级敌人所利用。因此，广大“红革会”战士进一步感到炮打张春桥同志是很严重的政治错误。

△下午，张春桥、姚文元同志接见同济大学“东方红”等六个单位造反派时指出，当前首要任务是斗争陈丕显、曹荻秋等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实行大联合、大夺权

△“红革会”某些负责人继续顽固地坚持炮打张春桥同志的错误立场，拼凑了宣传小分队到处散布反动观点。他们得知“新师大人民公社”要上街游行，坚决击退炮打中央文革小组的反革命逆流后，便立即跑到师大，硬拖住新师大“红革会”战士“辩论”。

△“北上返沪第二兵团”在一小撮头头煽动下，砸了“上海工总司南市区总指挥部”，挑起了武斗。

二月二日 △上海和外地驻沪三十八个革命组织大联合，发起成立上海人民公社，起草了成立宣言，并向张春桥、姚文元同志报喜。张春桥和姚文元两同志请示中央，党中央、毛主席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决定：张春桥、姚文元两同志参加上海人民公社的工作。革命造反派听了无不欢欣若狂，连夜就开始筹备上海人民公社的成立大会。

△“北上返沪第二兵团”头目耿金章拼凑了一些组织，成立了所谓“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委员会”，以此对抗即将成立的上海人民公社。

△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夺了黑龙江省党、政、财、文大权。《人民日报》为此发表了社论《东北的新曙光》。

△上海出现伪造的对抗《中央文革小组特急电报》的所谓《周总理四点指示》。

△上海师院、上海中医学院的部分“红革会”战士在某些人的煽动下，举行了炮打中央文革小组的罪恶游行。但遭到全市广大“红革会”战士的激烈反对。

△“中国民航上海管理局革命造反委员会”中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再次袭击、围攻军代表，强行要赶走军代表。

二月三日 △上海和外地驻沪的三十一个革命造反组织发出《紧急通告》，号召革命农民联合起来，粉碎阶级敌人的新阴谋，抓革命，促生产，夺取革命、生产双胜利。

△“红革会”战士纷纷起来造反，揭发和批判“红革会”一小撮头头的错误。

二月四日 △“红革会”所属某些单位在文化革命广场联合召开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迎头痛击炮打中央文革小组的逆流誓师大会”。会上，“红革会”战士奋起造反，并揭发了某些头头炮打中央文革小组的罪行。会后，广大“红革会”战士举行了革命的游行示威。

二月五日 △上海人民公社(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在阶级斗争的急风暴雨中庄严地诞生了!她宣告了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与革命领导干部、解放军驻沪部队三位一体联合夺取了上海市的党、政、财、文大权;她宣判了旧上海市委、旧上海人委的死刑;(见图八)她宣告了上海的第二次新生!这是伟大的“一月革命”风暴的产物，这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的胜利产物，这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的产物

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大会下午在上海人民广场隆重举行。广场上红旗招展，人山人海，锣鼓喧天，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和上海人民喜气洋洋地庆贺上海的第二次新生。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同志、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姚文元同志在大会上讲了话，并宣布参加上海人民公社的领导工作。

大会通过了《上海人民公社宣言》、《给毛主席的致敬电》。会后举行了规模盛大的庆祝游行。

上海人民公社(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万岁!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蚂蚁绿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

二月八日 △为了彻底粉碎阶级敌人利用经济主义进行反夺权的阴谋，“上海人民公社反对经济主义联络总部”发出通告，再次强调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在经济方面所有的签字、许愿一律作废；农村要切实抓好当前冬季生产等工作，确保 1967 年大丰收；号召所有返沪的支内、支农和支疆人员立即回原生产岗位，就地闹革命。

△耿金章窃取了“工总司”的三份未经常委讨论通过的《第五号通令》(草案)，一下子翻印了十万份，同时对通令大肆攻击，把矛头对准“工总司”，直接指向上海人民公社。

二月九日 △上海广大革命造反派和革命职工坚决执行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春节不放假的通知》，坚守战斗岗位，抓革命，促生产，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

二月十日 △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发的《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夺权斗争的基本经验》在《文汇报》刊登。毛主席把革命的大联合发展成为革命的“三结合”，在夺权斗争的关键时刻，毛主席又一次为我们指明了方向，保证了这一阶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进行。

△由“工总司”、“农司(筹)”、驻沪部队和“新师大人民公社”等上海和外地三十多个组织联合筹备召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砸烂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丕显大会”。各方面代表在大会上万分愤慨地揭发了陈丕显反对毛主席，攻击毛泽东思想，推行刘、邓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滔天罪行。

旧上海市委候补委员、市委监委副书记王仲良同志也在会上愤怒地揭发和控诉了陈丕显的罪行，受到广大革命造反派战士的欢迎和支持。

会上宣布一项通令，指出陈丕显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宣布不承认陈丕显的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第一书记、华东局书记处书记、上海警备区政委等一切职务，并责令其边劳动改造、边交代罪行。

△最近，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又耍出了一个新的花招，企图转移斗争目标，把斗争矛头转向一般的里弄干部。2月6日，《文汇报》发表了《制止斗争里弄干部这股歪风》的文章和编者按，在革命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许多读者和革命造反派战士来信表示坚决支持和拥护，但有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却煽动部分不明真相的居民和地区青年，多次到《文汇报》去“造反”。在报社革命派及广大革命群众严词驳斥下，理屈词穷地溜走了。

△今天，《文汇报》又发表社论《斗争里弄干部，大方向就是错了》，再次揭穿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玩弄的新阴谋。“工总司”、“公革会”、“赤革会”等二十三个革命群众组织发出了《关于街道里弄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须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的通告》。

△在旧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农垦系统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策划和唆使下，崇明农场工人绝大部分外出串联或回家，造成水稻、棉花的极大损失，水利建设根本没有动工。为了彻底粉碎反革命经济主义黑风，为了抢救国家财产，上海交大“革命造反派”等组织成立“打倒经济主义火线兵团”，组织革命师生冒雨奔赴崇明，抢救国家财产。

△在本市“红革会”头头缪xx、周xx策划下，在东风耐火材料厂召开了由四十一个“学生代表”参加的所谓“串联会”。这是一个道道地地的黑会，会上包庇“红革会”头头，排斥真正造反的“红革会”战士，如交大“红革会遵义纵队”等。

△“二兵团”头头耿金章写信给中央文革小组，诬蔑“工总司”“把矛头指向群众组织，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并伙同“一、三兵团”和“工三司”等二十多个组织，召开联席会议对抗革命派的大联合，再次成立一个全市性的组织，妄图和上海人民公社唱对台戏，颠覆无产阶级专政。

二月十一日 △“工总司”正式发表《第五号通令》。此通令吹响了上海革命造反派向当前上海社会上一股反上海人民公社、反“工总司”的反革命逆流总反击的号角，这个通令好得很！及时得很！

△金章为了更进一步挑起群众斗群众，企图搞垮“工总司”和上海人民公社，实现其赫鲁晓夫式的个人野心，派沈××等人去北京“告状。”

△中央统战部民委系统“红色联络站”、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驻中央统战部联络站及交大“反到底”兵团代表将刘述周由北京押送上海，途中被“二兵团”强行劫走，窝藏起来，并骗走了送交上海人民公社和张春桥、姚文元同志的信件。

二月十二日 △《“工总司”第五号通令》今天在各组织中引起了极大反响：

同济“东方红”、交大“反到底”、首都“三司”驻沪联络站等十四个革命造反组织发表联合声明：坚决拥护上海人民公社；坚决和“工总司”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坚决支持“工总司”2月11日的第五号通令。并指出“北上返沪一、二、三兵团”及“工三司”一小撮混蛋头头疯狂对抗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大夺权的伟大号召，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破坏上海文化大革命，罪责难逃。号召广大“工人北上返沪一、二、三兵团”及“工三司”造反队员立即起来造一小撮混蛋头头的反。

△“新师大人民公社”、同济“东方红”、交大“反到底”等派出大批人力、宣传车，去社会上宣传，坚定地站在“工总司”一边。同时，“工总司”、警备区、“红三司”等联合调查“二兵团”问题。

△“工人北上返沪一、二、三兵团”和“工三司”在人民广场举行所谓庆祝上海人民公社成立的大会，一小撮头头打着红旗反红旗，表面上拥护上海人民公社，实质上要把上海人民公社扼杀在摇篮里。会后，这一小撮混蛋挑动大批受蒙蔽的群众，出动一百多辆卡车示威游行，高呼反动口号：“强烈抗议‘工总司’一小撮野心家的分裂主义！”“‘工总司’的第五号通令是转移斗争大方向的反革命宣言书！”反动气焰极其嚣张。

另外，“二兵团”所属一些厂(如五四二厂等)一些人也以报喜为名，在上海人民公社门口示威游行。

△为了促进全市中等学校红卫兵组织的大联合，由“红东北”、“红西南”等组织发起，的中等学校红卫兵大联合筹委会，在最近成立。张春桥、姚文元同志作了四点指示。

二月十三日 △昨日，“工人北上返沪一、二、三兵团”和“工三司”等举行反动游行后，今天上海各厂革命造反派战士自发上街游行，坚决支持“工总司”，拥护上海人民公社，并到上海人民公社递交决心书。

△同济“东方红”、交大“反到底”、北航“红旗”驻沪联络站等二十三个革命学生组织联合发表声明，坚决拥护“工总司”和上海人民公社。

二月十四日 △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发出《关于在夺权斗争中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推向新阶段的决定》。这一决定在全市革命造反派中掀起了一个大学毛主席著作的高潮，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到一个更新的阶段。(见图九)

△控江中学三百多名革命师生在学校举行军事政治训练誓师大会，打响了上海学校军政训练的第一炮。

△邮电“红卫军”总部一小撮别有用心头头煽动大批不明真相的“红卫军”战士冲进上海无线电管理处国际电台，严重违反《中共中央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

△苏修当局接二连三地制造骇人听闻的反华流血事件，激起了革命造反派的无比愤怒。近十多天来，已有一百多万人上街连续举行强大的示威游行，声讨苏修。今天，正在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进行夺权斗争的上海革命造反派战士再一次结成浩浩荡荡的大军，怀着满腔怒火，最最强烈抗议和声讨苏修统治集团又一次侵犯我国主权、蓄意恶化中苏两国关系的滔天罪行。绞死柯西金！砸烂勃列日涅夫！

二月十五日 △近日文艺界一小撮黑帮分子勾结了社会上的牛鬼蛇神，流氓阿飞大刮翻案黑风，进行反攻倒算。人民评弹团杨振言之流今天表演了一场政治丑剧。一批问题性质严重的家伙当大会执行主席，上窜下跳，竟然“控诉”造反派“压制”他们“民主”，狂妄叫嚣“要联合起来”，“要夺权”。反革命气焰是何等的嚣张！

革命造反派密切注意这股妖风的动向。

二月十六日 △“红上司”、“红反会”、“教革会”撰文号召“全市中学革命师生紧急动员起来，复课闹革命。”

二月十七日 △“公革会”发出《关于取缔反革命组织“红旗军上海总部”和“红旗军上海第一纵队总部”的通令》

这两个反革命组织是“中国工农红旗军”在上海的两片分店。在革命红卫兵的配合下，“公革会”战士于今晚包围了这两个反革命组织的驻地，拘留了首恶分子，并缴获大量罪证。

二月二十日 △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发布《关于正确对待干部问题》的通告。这个通告大大地鼓舞了革命干部，同时也给犯了错误的干部指明了改正错误的方向。

△以耿金章为首的一小撮混蛋对上海人民公社接管“上海革命造反派接待工作委员会”恨之入骨，为破坏接管工作竟窃走“上海革命造反派接待工作委员会”的公章，一手策划了这个严重的反革命事件。

△一贯对抗上海人民公社的“北上返沪二兵团”一小撮混蛋头头耿金章之流在友谊电影院召开秘密黑会。会上大肆污蔑“工总司”：“《工人造反报》背叛了工人阶级，背叛了《十六条》”“‘工总司’一小撮人利用权力对‘二兵团’采用法西斯手段。”并狂妄叫嚣对“工总司”要“以牙还牙，以血还血。”反动气焰十分嚣张。

△当夜 11 时 30 分，“二兵团”和“306 纵队”的一小撮混蛋头头勾结在一起，公然对抗《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确保机要文件和档案材料安全的几项规定》和《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第一

号通令》，煽动三百多名不明真相的“二兵团”战士，突然袭击了无产阶级专政机构——上海市公安局吴淞分局，冲进了枪弹室，档案室，并妄图劫走依法关押的犯罪分子xxx，非法绑架了三名公安人员，这是继 2. 16、2. 17、2. 18、2. 19，一系列事件后制造的又一次骇人听闻的政治事件。

二月二十一日 △最近，“二兵团”的战士纷纷起来造反，许多基层组织倒戈起义。

△《东方红论坛》在东方红百货商店(永安公司)，贴出反对姚文元同志的大字报。恶毒攻击姚文元同志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把矛头直指无产阶级司令部。

二月二十二日 △20日中共中央《给全国农村人民公社贫下中农和各级干部的信》发表后，革命造反派坚决听毛主席的话：“抓革命，促生产”，农业、工交系统有关组织的革命造反派发出呼吁：“采取一切有效措施，把春耕需要的物资和资金，不误农时地落实到农业生产第一线，保证春耕的需要。”

二月二十三日 △《红旗》杂志第四期社论《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发表。革命造反派热烈欢呼社论发表，坚决贯彻毛主席的干部政策，热情帮助犯错误的干部回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

△中央文艺六条下达后，革命小将们纵情欢呼，“工总司文艺指挥部”和戏剧学院“革命楼”在《文汇报》社召开座谈会。许多文艺团体的革命造反派战士畅谈了学习体会，一致表示要坚决贯彻执行中央这一重要指示。

△坚决镇压反革命!市“公革会”取缔了“住房问题调查指挥部”，依法拘捕了首恶分子。

△原“二兵团”常委张虎根等联合发表《告‘二兵团’全体队员书》，呼吁广大战士起来造一小撮头头的反，坚决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社会上有一小撮混蛋头头得知上海人民公社要改名的消息，就趁机大捞稻草，恶毒攻击上海人民公社。革命造反派战士义愤填膺，纷纷在大街上贴出了《用生命和鲜血捍卫上海人民公社》、《誓死保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等大幅标语。

二月二十四日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隆重召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进一步开展夺权誓师大会”，会上张春桥同志作了重要的传达报告。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提出将上海人民公社改名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这是毛主席他老人家对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最大关怀和最大支持。革命的同志无不振臂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见图十)

△“公革会闵行分会”等十一个革命群众组织经过八天八夜细致复杂的调查侦察工作，终于破获了卢锦华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今天下午在闵行召开万人公审大会，对卢锦华等一小撮人分别判处徒刑，为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以经济主义起家的“支农司”的一小撮混蛋头头，一贯对抗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对抗中央和市革会颁布的有关文件。自1月5日闯进上海大厦以来，终日下棋，打扑克，聊天闲荡。若是开会，讨论的也全是“支农司”这个小团体的各种利益。今晚，“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来人宣传，竟被他们扣押，围攻，甚至将工作证也抢走。这一小撮混蛋还招摇撞骗，打电话给苏州、无锡等地，挑动大批不明真相的工人集结，在上海大厦周围，与前来宣传党的政策的人民解放军战士、同济“东方红”、首都“三司”驻沪联络站等革命学生组织的战士发生冲突。

二月二十五日 △各革命造反派组织又派出十几辆宣传车，向聚集在上海大厦的支农工人宣传。但在一小撮混蛋的挑动下，竟动手砸坏了好多辆宣传车，甚至连解放军的宣传车也被砸坏。对此，“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发表严正声明：号召广大支农工人应顾全大局，坚决贯彻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方针，打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并责令“支农司”一小撮别有用心家伙迅速交出无理抢走的工作证和被扣留的市革会工作人员。

△“工总司”等十八个革命组织联合发表《严正声明》。指出“‘支农司’必须立即解放，希望支农工人杀回老家，就地闹革命。”

△张春桥同志 24 日讲话后形势发展很快，“北上返沪二兵团黄浦区分部”严正声明退出“二兵团”；“一兵团”战士也纷纷退出原兵团，要求加入“工总司”，接受“工总司”领导。“工三司”内部也造反了。“一反到底”战斗队向“工三司”头头提出了《十问》。

△市“公革会”破获反革命小集团“人民党”，今天登报取缔。

二月二十六日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发表了“上海体育战线革命造反司令部鲁迅兵团东方红”战斗队的一张革命的大字报《我们鲁迅兵团向何处去？》和《体育战报》评论员文章《为“东方红”小将的一张大字报叫好》。《红旗》第四期和《人民日报》分别发表短评和按语。全市革命派热烈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边战斗，边整风。在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的同时狠夺自己头脑中“私”字的权。

△市革委会“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等二十八个单位发表《关于人民广播电台问题严正声明》。揭发“广革会”一小撮头头抗拒军管的罪行。

二月二十七日 △原“工人赤卫队”头头转入农村，大肆活动，十七个常委召开秘密会议，妄图打入革命组织内部，捣乱破坏，挑起武斗。

△市革委会《关于整风的决议》(草案)下达后，上海各大专院校革命造反派战士热烈响应，坚决狠夺头脑中“私”字的权，打倒风头主义、小团体主义、山头主义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在反击“炮打中央文革小组和反对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反动逆流中联合起来，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联合起来。

二月二十八日 △毛主席亲自批准全文发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决议草案——当前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任务》。

△上海市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五好工人杨富珍同志站出来造反了。今天她第一次戴上了鲜红的“工总司”造反派袖章。

△“北上返沪一、三兵团”和“工三司”的混蛋头头竟冒天下之大不韪发表公告，成立所谓“上海革命造反委员会”，对抗市革委会，继续破坏大联合、大夺权。

三月一日 △贵阳棉纺厂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用毛泽东思想作为大联合的灵魂，创造了自下而上地按部门实行革命派大联合的好经验。《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好形式》。

△上海警备区主持召开“上海市农村三级干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抓革命，促春耕誓师大会”，大会通过了《向毛主席致敬电》，并发表了《告全市贫下中农和农村干部书》。

三月二日 △最近中央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中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今天，上海万余名中学革命师生员工举行誓师大会，决心立即“杀”回学校去，复课闹革命。

三月三日 △首都大专院校的红卫兵汇成了巨大的革命洪流，实现了大联合，大团结，大会师，胜利地召开了首都红卫兵代表大会。上海红卫兵小将和革命造反派热烈欢呼这一毛泽东思想的新胜利。

△“工总司”和驻沪部队等二十多个革命组织联合召开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讲用会。会上，“鲁迅兵团东方红”战斗队等代表介绍了他们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体会，给了到会代表很大的鼓舞和启发。

△同济“东方红”等十七个革命群众组织采取联合行动，取缔非法组织“上海市灭资兴无铲修挺进军革命委员会”。

三月四日 △“红革会”在文化革命广场召开大会，彻底揭发批判“红革会”某些头头炮打中央文革的罪行。

△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警备区、东海舰队、空军 7341 部队发出《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沪部队取缔反动组织通令》，取缔上海第一钢铁厂“造反有理战斗队”。

△下午，“公革会”、“红三司”等六个革命组织在文化革命广场联合召开“揭发、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前市公安局党组书记、公安局局长黄赤波的滔天罪行大会”。

三月六日 △青岛市革命委员会发布的《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新形势下按单位按部门实行大联合的决定》及《给全市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公开信》在全国各报刊上发表。

三月七日 △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大夺权的决战阶段，毛主席向全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发出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三·七指示”。毛主席在这个“三·七”指示中说：派军队干部训练革命师生的方法很好。训练一下和不训练大不一样。这样做，可以向解放军学政治，学军事，学四个第一，学三八作风，学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加强组织纪律性。毛主席在指示中再次强调“要说服学生，实行马克思所说的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的教导。”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毛主席在夺权的关键时刻，又向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上海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遵循毛主席的谆谆教导，边整风，边战斗，提高自己的无产阶级觉悟，加强无产阶级的革命性、组织性、纪律性，保证了无产阶级夺好权、掌好权。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中小学复课闹革命》指出：复课闹革命，要紧紧抓住两条路线斗争这个纲。

△《文汇报》发表社论《认真学习按单位按部门大联合的好经验》指出：贵阳、青岛的经验是很成功的经验。它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它同样适用于上海。

△近半月来，上海一些企业、机关、文化、出版事业等单位中刮起了一股翻案黑风。牛鬼蛇神、右派分子狂妄叫嚣要“彻底平反，推倒重来，历史重写”跳出来要求平反，进行反攻倒算，妄图全盘否定红卫兵小将不朽的历史功勋。在这股黑风中，“上海文体界革命造反军”(文体军)这个

组织充当了急先锋。“上体司”、“上艺司”等单位联合发起“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粉碎文艺界右派翻天的反革命逆流”大会，彻底粉碎了“文体军”妄图进行反夺权的大阴谋。

三月上旬 △“上海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红卫军指挥部”(红卫军)是一小撮反动分子违抗最高指示，蒙蔽、拉拢群众而拼凑成的非法组织。自去年 11 月成立以来，干尽坏事，罪恶累累，罄竹难书。3 月 1 日，“公革会”、同济“东方红”、交大“反到底”等革命组织联合封了“红卫军”总部。3 月 2 日，“工总司”、“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公革会”等三十五个革命造反组织又联合发布《砸烂红卫军指挥部的一小撮反革命头头，彻底解散红卫军——告全市人民和红卫军战士书》。不几天，“红卫军”总部的反革命首恶分子已依法逮捕。

三月八日 △《中共中央关于当前大专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颁布，各高校纷纷召开大会表示坚决拥护，不折不扣地执行中央最新指示。当夜就有许多革命师生上街庆祝游行，到市革委会报喜。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三月十日 △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实行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的关键时刻，《红旗》杂志第五期社论《论革命的“三结合”》发表。在这篇文章中，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作了最新指示：“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性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这一指示，使我们在夺权斗争中有了一个明确的方向，建立革命领导机构有了明确的指针，保证了这一阶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

三月十一日 △上海财贸系统万名职工举行誓师大会，决心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进一步开展革命的大联合，实行革命的“三结合”。

三月十三日 △上海市政交通系统万名革命职工在文化革命广场举行“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抓革命，促生产誓师大会”。张春桥同志在大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强调指出：“革命群众组

织的上一级总部应该支持和促进下面的基层单位实现革命派的大联合，并且说，总部不点头就不理他，我们自己联合。”

三月十四日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召开干部大会，陈琳瑚同志介绍了自己起来造反的经过。王少庸同志也表示要向人民请罪，向毛主席请罪，站出来造反。陈琳瑚和王少庸两同志的革命行动得到了革命造反派的热情支持。徐景贤同志在干部大会上谈到：陈丕显最近写了个假检讨，进行反扑，居然还要求把这样的东西送给总理、陈伯达和江青同志看。真是胆大妄为，猖狂到极点了。

△上海郊区第一个县级临时最高权力机构——川沙县革命委员会宣告诞生了！成立大会上，张春桥同志代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宣布批准川沙县革命委员会这一县级临时最高权力机构。

△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战士和广大革命师生数十万人走上街头，张贴标语，高呼“打倒谭震林！”、“坚决击退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等口号，愤怒声讨谭震林镇压农林口文化大革命，实行反攻倒算的滔天罪行。上海革命造反派坚决支持首都革命群众这一行动，并高度警惕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的逆流在上海的反映。

三月十六日 △控江中学的革命小将通过短期的军政训练，自下而上地按班级、按年级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建立了统一的革命的红卫兵组织——上海市控江中学红卫兵总部。

△《文汇报》发表社论《不准抹煞红卫兵的功勋》指出“有人想给红卫兵脸上抹黑，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必须痛加反击。”彻底击退了社会上牛鬼蛇神刮起的一股翻案黑风。

三月十七日 △新师大人民公社“炮兵纵队”抄出姚力(前高教局局长、原华东师大党委书记)的二张大字报《我的检查》、《杨西光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难道还有疑问吗?》。姚力同志开始主动亮相，受到了革命小将的热情支持。

△上海舞蹈学校围绕革命样板戏芭蕾舞剧《白毛女》展开了一场大辩论。这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在舞蹈学校的反映。

三月十八日 △在友谊电影院召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清算陈丕显、曹荻秋反革命罪行斗争大会”，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丕显在会上作了很不象样的“检讨”，在到会群众的一致要求下，停止检查，靠边站。革命造反派愤怒揭发了陈、曹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滔天罪行。马天水、王少庸等旧市委领导干部在大会上揭发了陈、曹的罪行，表示要与陈、曹彻底决裂，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观看电视转播的革命群众纷纷打电话给大会秘书处表示坚决支持革命的领导干部起来造反，并严正警告：陈、曹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三月十九日 △进军号吹响了！《中共中央给厂矿企业革命职工、革命干部的信》为我们上海的工人阶级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今天广大革命职工、革命干部最热烈欢呼这一文件，并上街游行。一张张大红喜报和决心书象雪片似地飞到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驻沪三军最最热烈地坚决响应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的伟大号召，大批指战员纷纷奔赴工业第一线，和广大革命职工、革命干部一起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掀起“抓革命，促生产”的新高潮。

△北京市贫下中农代表会议(农代会)胜利召开了！北京市农代会的召开为全国贫下中农实现革命大联合作出了光辉的榜样。

三月二十日 △上海市第一个区级临时最高权力机构——黄浦区革命委员会诞生了！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到会热烈祝贺，姚文元同志代表市革委会宣布批准黄浦区革命委员会成立。

三月二十二日 △首都厂矿企业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下大会师。今天，北京市革命职工代表会议(工代会)胜利召开了！这个会议极大地鼓舞了上海的革命造反派。

△复旦大学革命红卫兵通过开门整风，克服了种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扫除了重重障碍，今天，自下而上地实现了全校性的革命红卫兵大联合，成立了“红卫兵新复旦师”。这是上海大专院校自下而上地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先例。

△由“市委办公厅革命造反兵团”、“红上司”等七个革命组织联合召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刘述周大会”。大会揭发了刘在科技、统战、外事等方面的滔天罪行。

三月二十三日 △上海各革命造反组织召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欢迎革命的领导干部站出来造反大会”，会上王少庸同志检查了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下的罪行及根源，表示要向人民请罪，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革命造反派坚决支持王少庸同志起来造反。会上，市革委会决定接受王少庸同志参加上海市革委会工业交通方面的领导工作。

△下午，在文化革命广场召开了“镇压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反革命罪犯审判大会”，对六名现行反革命罪犯进行了严厉制裁和镇压。

三月二十五日 △今天，在伟大红卫兵运动的发源地——北京又响起了一声春雷，首都中等学校红卫兵代表大会(中学红代会)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决战的关键时刻光荣诞生了!这是毛泽东思想的又一支响彻云空的凯歌!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合召开为期三天的“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抓革命促生产工业交通系统誓师大会”，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及驻沪部队负责人参加了大会。

三月二十六日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在文化革命广场举行“整风报告会”。张春桥、姚文元同志作了重要报告，号召全市无产阶级革命派进一步为革命而整风，加强无产阶级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大大地促进了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

三月三十日 △今天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号召一周年纪念日。本市高校红卫兵小将纷纷召开纪念大会，响应毛主席号召，誓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

三月三十一日 △《红旗》杂志发表《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批判》《“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和戚本禹同志的重要文章《爱国主

义还是卖国主义?》。这三篇文章吹响了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发动总攻击的进军号，一个新的伟大战役开始了!

四月一日 △戚本禹同志的重要文章，吹响了向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总攻击的冲锋号。黄浦江畔，打倒刘少奇的革命浪潮，汹涌澎湃。全市革命造反派和驻沪三军广大指战员纷纷集会游行，愤怒声讨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表示要紧跟毛主席，彻底闹革命，誓把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拉下马!

四月二日 △《文汇报》发表第一篇向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开炮的社论《彻底挖掉修正主义的总根子》。

四月三日 △上海市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文化革命广场召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打倒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大会。会上市革委会徐景贤同志讲了话，他谈到戚本禹同志的重要文章是在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亲自指导和修改下写成的。

四月四日 △上海各革命组织在文化革命广场召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热烈欢迎革命的领导干部起来造反”大会。会上原市委书记处书记马天水同志首先向全市革命群众检查了自己的错误和罪行，表示决心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市革委会徐景贤同志宣布吸收马天水同志参加市革委会工交方面的领导工作。同时宣布吸收原市委干部李研吾、杨慧洁等五同志参加市革委会工作。“工总司”等革命组织表示支持马天水同志起来造反。

△华师大召开全校“愤怒声讨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会上，革命领导干部、革命师生狠剥大毒草《论修养》的画皮，一致表示决心批臭、批倒修正主义黑《修养》，彻底铲除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妄图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的反动理论基础。

四月五日 △《文汇报》发表重要社论《七亿人民都来做批判家》，动员全市全国人民投入大批判运动。(见图十一)

△工农业各条战线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和解放军战斗英雄拿起笔作刀枪，愤怒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及其修正主义代表作黑《修养》。(见图十二)

四月六日 △毛主席亲自批准的中央军委十条命令发布。

△上海革命群众乘胜追击，6—7日两天继续召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清算陈丕显、曹荻秋反革命罪行斗争大会”，向刘、邓埋在上海的定时炸弹，上海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陈、曹之流展开了又一次猛烈的攻击！

四月八日 △《人民日报》发表重要社论《高举无产阶级的批判旗帜》。指出当前彻底批倒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是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

△“红卫兵新复旦师”召开斗争陈、曹大会，会上徐景贤、郭仁杰两同志讲了话，热烈欢迎一切犯过错误的干部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

四月九日 △今天是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柯庆施同志逝世二周年纪念日。广大革命造反派战士决心向柯老学习，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在马路上刷了《四月决战忆柯老》，《柯庆施同志永垂不朽！》等大幅标语。

△本市放映供批判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徐景贤同志强调指出，放映的目的是为了搞清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一系列问题上的根本分歧，要搞广泛、深入、细致、持久的群众批判运动。

△《文汇报》报导了市六女中红卫兵小将在大批判中实现革命的大联合的好经验。并发表社论《再论在大批判中推进大联合》，指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当前实现革命的大联合的主要障碍，号召革命造反派结束无原则的内战，矛头一致向上，在共同的斗争中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四月十二日 △“红卫兵新复旦师”、同济“东方红”、上戏“革命楼”、上海水产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上海海运学院红卫兵大队”、“新上音红卫兵战斗团”向全市大专院校革命的红卫兵

提出倡议，由已联合好的院校派出红卫兵代表组织一个筹委会，筹备上海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

△同时下午，在交大礼堂召开了由“上海大专院校红代会筹委会”筹备的“革命的红卫兵在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下联合起来经验交流会”。

△近日来，上海广大革命群众特别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上海工人阶级纷纷集会，并向报社投稿，以血和泪的事实狠狠地批判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剥削有功”、“剥削光荣”等反动谬论。

△在友谊电影院召开“斗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宋季文(旧副市长)大会”，曹荻秋陪斗。

四月十四日 △毛主席亲自批示上海市六女中在大批判中推进大联合的报导和《文汇报》四月九日的社论，向全国广播。(见图十三)

四月十五日 △《人民日报》调查员发表调查天津第三毛纺织厂的调查报告《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鼓吹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罪证》。从这篇文章里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露骨地无耻地吹捧资本家和罪恶的剥削制度。这是他资产阶级反动本性的大暴露，是他阴谋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内心大暴露。

四月十七日 △下午，姚文元同志在首都接见同济“东方红”和交大“反到底”的赴京祝贺代表时，他指出：“当前要大力批判《修养》，从政治、思想、经济等各个领域进行批判。”

四月十八日 △“红卫兵新师大”成立，市革会徐景贤同志到会祝贺，并发表了重要讲话

四月十九日 △大型彩色文献纪录片《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在沪上映，上海革命造反派又一次在银幕上见到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增添了无穷的力量。

△在友谊电影院召开五好工人大会，会上杨富珍、蔡祖泉、彭加木、程德旺等同志，用铁的事实和血泪斑斑的家史，严正痛斥了刘少奇所鼓吹的“剥削有功”、“中国的资本家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等滥调。

四月二十日 △从毛主席的身边传来了又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了!这是震动全国，震撼世界的大事!上海人民欢欣鼓舞、喜气洋洋，纷纷举行集会和游行，热烈欢呼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诞生。

△由“工总司”、“红三司”等二十个革命群众组织举办的“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上海市工农兵文艺会演”今天在各个街头、工厂、农村正式开幕。革命小将和文艺工作者拿起了文艺这个重要的武器向党内外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猛烈开火!这是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又一伟大革命创举。(见图十四)

四月中旬 △近日来，本市不少学校出现了《重振“红革会”军威》的大字标语。

四月二十一日 △下午，上海革命造反派在文化革命广场举行盛大集会，热烈欢呼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诞生，会后举行了游行。

四月二十二日 △昨晚，在南京路出现了《炮打周总理》、《一评周总理》、《二评周总理》等反革命大字报，含沙射影地攻击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是可忍，孰不可忍!今天，本市许多革命组织纷纷发表声明一致表示坚决击退炮打周总理、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革命逆流。

四月二十四日 △晚上，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在首都观看了上海舞蹈学校革命师生演出的现代芭蕾舞剧《白毛女》，毛主席高度赞扬了这个革命样板戏，说：“好，很好!”。

△当晚，毛主席观看芭蕾舞剧《白毛女》的消息传到上海，舞蹈学校革命师生迅速到各单位去报喜。革命造反派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人民日报》发表重要社论《为什么要着重批判“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这个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组成部分》，再次吹响了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总攻击的进军号!

△本市郊区广大贫下中农进一步“抓革命，促生产”把对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的大批判运动推向一个新的高潮。连日来大小标语贴遍城镇，口号声响彻田野。

四月二十五日 △上海市工业系统第一个临时权力机构——上海市仪表电讯工业局革命委员会在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批判、大联合、大夺权的高潮中诞生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代表马天水同志及“工总司”、解放军代表到会热烈祝贺。

△下午，在二医大礼堂由嘉定医专革命造反派和二医革命造反派联合指挥部共同召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砸烂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李红英同志平反大会”。

四月二十六——二十七日 △江湾体育馆继续召开“斗争陈丕显、曹荻秋电视大会”。革命造反派和领导干部愤怒控诉了陈、曹推行民族投降主义和阶级投降主义的滔天罪行。陈、曹在累累罪证面前继续耍弄上推下落的卑劣手段，企图抵赖。当场激起革命群众的极大愤慨，他们一次又一次地高呼“打倒卖国贼陈丕显！”“打倒大叛徒曹荻秋！”(见图十五)

四月二十八日 △“赤革会”等革命组织发起召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批判刘、邓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誓师大会”。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西光、常溪萍被揪出来示众，原高教局局长、师大党委书记姚力同志在大会上愤怒揭发和批判了刘、邓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

四月卅日 △《人民日报》发表重要社论《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干部问题上，不仅要勇于“打击一小撮”，而且要敢于“解放一大片”，要帮助干部站出来造反。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热烈欢呼社论的发表，决心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大战红五月，把大批判推向新高潮。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五月一日 △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来到首都三百万群众中间，和群众一起欢度“五一”国际劳动节。晚上毛主席又和百万群众及来自五大洲的外国朋友一

起观看焰火。毛主席和群众心连心，毛主席永远和群众在一起，革命群众千遍万遍地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决心永远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里前进。

△晚上，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在天安门城楼接见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赴京代表团，王秀珍同志代表一千万上海人民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敬送了“一月革命胜利万岁”纪念章。

△林彪同志为“五一”节题词：“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集中表达了全中国全世界革命人民对毛主席的无比热爱的心声！

△为纪念毛主席的光辉著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上海京剧院今起在本市隆重上演革命现代京剧《海港》。这是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光辉胜利。

五月三日 △《文汇报》发表社论《船坞吊运车间坚持得对》，再次肯定按系统、按部门自下而上地实现革命的大联合的好经验。指出有人喊出为自己的小团体“重整军威”的口号是错误的。

五月四日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五四”青年节来到了！《人民日报》为纪念“五四”发表社论《知识青年必须同工农相结合》。

△本市万余名革命红卫兵在文化革命广场举行盛大集会，纪念“五四”青年节，决心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继承和发扬“五四”革命精神，进一步加强无产阶级的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加强团结，为促进革命红卫兵的大联合早日召开红代会而努力。

△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上海广大工农兵、革命师生拿起笔作刀枪，口诛笔伐批刘、邓。在一个月內，上海《文汇报》社收到万余件工农兵群众和红卫兵小将批判刘、邓的信稿，大大显示了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誓与刘、邓决战到底的气概。

五月六日 △《文汇报》、《解放日报》发表该两报记者述评：“上海文化大革命进入‘淮海战役’。”述评总结了上海三大回合的电视斗争会所取得的极其辉煌的战绩。柯庆施同志在世时曾经说过：“我身边有个最坏最坏的人，一定要挖出来！”现在这个最坏最坏的人已经被挖出来了，

原来他就是上海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安插在上海的代理人——陈丕显!打倒陈丕显!

五月七日 △毛主席的光辉文献“五·七”指示发表一周年了!《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一定要把全国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指出“五·七”指示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献，是马列主义划时代的新发展。本市无产阶级革命派纷纷举行集会热烈庆祝毛主席“五·七”指示发表一周年。

五月八日 △《红旗》杂志编辑部、《人民日报》编辑部的重要文章《〈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胜利发表，文章一针见血地指出：《修养》的要害，就是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而背叛了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完全地、彻底地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完全地、彻底地背叛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这篇文章对于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是一颗重型炮弹，狠狠地打中了他的要害，而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派是一件重要的思想武器，有力地鼓舞他们深入进行大批判。上海革命群众热烈欢呼这篇文章的发表，纷纷展开学习和讨论。

五月九日 △《文汇报》发表“市委办公厅革命造反派”钟卫东的文章《阴险、狡猾、毒辣》，深刻地揭露了上海市委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陈丕显、曹荻秋在干部问题上推行“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反革命策略，妄图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滔天罪行。这篇文章好极了，大大擦亮了广大群众的眼睛，使他们进一步看清了陈、曹的真面目。

△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工人于“工总司”成立半周年之际，在人民广场举行“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继续发扬革命造反精神，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誓师大会，充分显示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派进一步开展大批判，实现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强意志。

五月八日——十日 △上海市无产阶级革命派各组织联合召开的电视斗争会进入第四个回合，这次斗争会着重揭发批判了在干部问题上“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上海市革委会负责人徐景贤同志在大会结束时作了重要讲话，向全市革命群众提出：立即掀起群众性的大批判运动，投入五月大决战，拿起笔作刀枪，口诛笔伐批刘，邓，把批判刘、邓、陈、曹的大字报贴到街头巷尾去，把大批判的风潮遍布每一个角落。

△中央军委决定撤消陈丕显上海警备区政委的职务，至此，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丕显所窃取的一切官职全部罢掉，上海革命造反派无不欢欣鼓舞，表示坚决拥护中央军委的决定，誓把刘、邓、陈、曹斗倒，斗臭，斗垮！

五月十日 △《人民日报》发表江青同志 1964 年 7 月在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人员的座谈会上的讲话《谈京剧革命》和《红旗》杂志第六期社论《欢呼京剧革命的伟大胜利》。

五月十一日 △《文汇报》、《解放日报》今天重新刊登了《人民日报》3 月 1 日的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好形式》，并加了编者按。《文汇报》在答读者问中批评了重振小团体军威的错误作法。

△晚上，“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交大“反到底”兵团等革命组织在文化革命广场召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打倒刘少奇，把大批判推向新高潮誓师大会”。大会表示坚决拥护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徐景贤同志 5 月 10 日的报告，立即掀起大批判的新高潮。会后，上海音乐学院等文艺小分队利用文艺武器向刘、邓猛烈开火，给到会群众极大鼓舞。

五月十三日——十四日 △上海市红代会(筹)和教育卫生系统市级机关革命派联合召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批判在干部问题上‘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刘、邓反动路线和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大会”，会上斗争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西光。

五月十五日 △我国政府发表声明：最严重最强烈抗议香港英国当局迫害香港同胞的法西斯暴行。次日，上海水产学院、交通大学、新师大等校红卫兵小将为强烈抗议英国当局滔天罪行，举行了规模盛大的示威游行。

五月十六日 △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文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1966 年 5 月 16 日《通知》，在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大决战的关键时刻公开发表了，这是我国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非常重要的大事。

这个光辉文献，揭露和粉碎了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妄图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阴谋，吹响了反击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进军号。

这个光辉文献，是号召全党全国人民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的动员令，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纲领性文件。

这个光辉文献从根本上摧毁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和形形色色牛鬼蛇神盘踞着的顽固堡垒，宣判了他们的死刑。

这个闪烁着毛泽东思想光辉的《通知》，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一个划时代的革命文献。它科学地总结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资产阶级复辟和无产阶级反复辟斗争的经验，即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革命的经验。这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极其伟大的新发展，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作出的杰出的新贡献，她具有不可估量的历史意义和国际意义。

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革命的同志们，让我们在这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革命文献的指引下，去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更大的胜利吧！

五月十七日 △《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编辑部发表重要文章《伟大的历史文件》。文章强调指出：中央 1966 年 5 月 16 日的《通知》，是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一个伟大的历史文件；《通知》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问题；毛主席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了当代无产阶级革命的一系列问题，解决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革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三个伟大的里程碑。

△上海各造反派组织、革命群众纷纷学习《通知》及《伟大的历史文件》。回顾一年阶级斗争的暴风雨，上海革命派更加热爱伟大舵手毛主席，欢呼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辉煌胜利，决心以中共中央的《通知》作为斗争指南，彻底批倒“二月提纲”的炮制者及其总后台。

五月十八日 △黄浦江畔，反帝怒潮汹涌澎湃。近日，被激怒了的上海一千万人民继续上街游行示威，愤怒痛斥和严厉声讨英帝疯狂镇压我香港同胞的血腥暴行。今天示威游行队伍人数有五十多万。声讨港英当局法西斯暴行的大字报、大字标语、抗议信、漫画等贴满街头。

五月十九日 △《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抓住主要矛盾，掌握斗争大方向》发表。

△下午，上海各界人民在人民广场举行大规模集会和游行示威，声讨英帝国主义血腥镇压香港爱国同胞的暴行。

五月二十三日 △首都万余人盛会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欢呼全世界进入毛泽东思想伟大新时代。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以及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等同志出席了大会。江青同志主持大会，陈伯达同志作了重要讲话，戚本禹同志发表长篇讲话。

△上海隆重纪念毛主席《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张春桥同志主持万人纪念大会，姚文元同志作了重要讲话。各条战线代表决心彻底批臭、批倒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及其总后台，捍卫无产阶级专政。

△全国各报重新刊载毛主席的光辉著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五月二十四日—二十七日 △毛主席关于文学艺术问题的五个战斗性文件：《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连续四天内第一次公开发表。《红旗》杂志为此发表第九期社论《伟大的真理，锐利的武器》，热烈欢呼毛主席关于文艺的五个文件的第一次公开发表，

指出这五个文件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理论,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

五月二十六日 △“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清算旧上海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反革命罪行大会”今天在上钢一厂继续举行。大会着重揭发批判旧上海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他们的总后台刘少奇反对大跃进、反对在工业战线上大搞群众运动的滔天罪行,以革命的大批判更好地推进本单位的斗批改。

五月二十七日 △上海市六女中等校联合召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清算旧上海市委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镇压和破坏中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行的电视斗争大会”。革命红卫兵小将、革命师生愤怒揭发,严厉声讨陈、曹的反革命罪行,坚决表示:批倒“一小撮”,坚决复课闹革命,使中学的文化大革命走上正轨。

五月二十八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革命的批判精神万岁——欢呼毛主席关于文学艺术问题的五个战斗性文件的发表》,提出了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和今后任务。

五月二十九日 △《林彪同志给中央军委常委的信》和《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第一次公开发表,《红旗》杂志为此发表社论《两个根本对立的文件》,指出1966年2月出现的彭真的《汇报提纲》和《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是两个根本对立的文件。必须认真学习《座谈会纪要》,彻底批倒《汇报提纲》。

△《林彪同志给中央军委常委的信》、《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公开发表,使全市广大工农兵群众、人民解放军广大指战员和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受到了新的巨大鼓舞。他们正带着当前的革命斗争任务,结合学习伟大的历史文件——中共中央《通知》,学习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学习毛主席关于文艺的五个战斗性文件,认真学习《座谈会纪要》,更深入、更高水平地进行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大斗争,把这场大批判、大斗争推向新高潮,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后记

毛主席说：“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

上海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惊心动魄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你死我活大搏斗的历史。我们编写《上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初稿)就是为了记载下这令人难忘的艰难曲折的历程，从而更进一步认清两条路线斗争的内容和实质，更自觉地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打倒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现在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严重的斗争任务还摆在我们面前。我们要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彻底批判刘、邓及其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要进一步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要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在需要夺权的地方和部门，把权真正夺到无产阶级的手里来。我们要把大批判运动同本单位的斗批改结合起来，胜利完成各单位的斗批改任务。我们要更好地“抓革命、促生产”，使社会主义建设的各项事业进一步繁荣起来。而要完成这些光荣而艰巨的政治任务，关键在于突出毛泽东思想，突出两条路线的斗争，狠抓大批判运动。因此，认真地总结革命实践中的经验教训，编写大事记就成为颇有意义的事情。

编写上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我们是十二个单位革命造反派组织联合编写的，由于许多兄弟单位造反派组织的大力支援，上海市革委会的热情支持，我们发挥了集体的力量和智慧，反复修改、讨论，终于把此初稿搞出来了。但是我们主席著作学得不够，用得不好，所以必然是挂一漏百，错误很多的。我们诚恳地希望同志们对此《上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初稿)提出批评意见，以至对某些错误观点进行严肃的批判。

最后，让我们共同学习一段最高指示：

“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千万注意，决不可丧失警惕。”

上海文化革命资料联合编辑部

1967年6月

联系电话 375816×42